



官版

帝鑑圖說

二

9
3303
2



口 9
3303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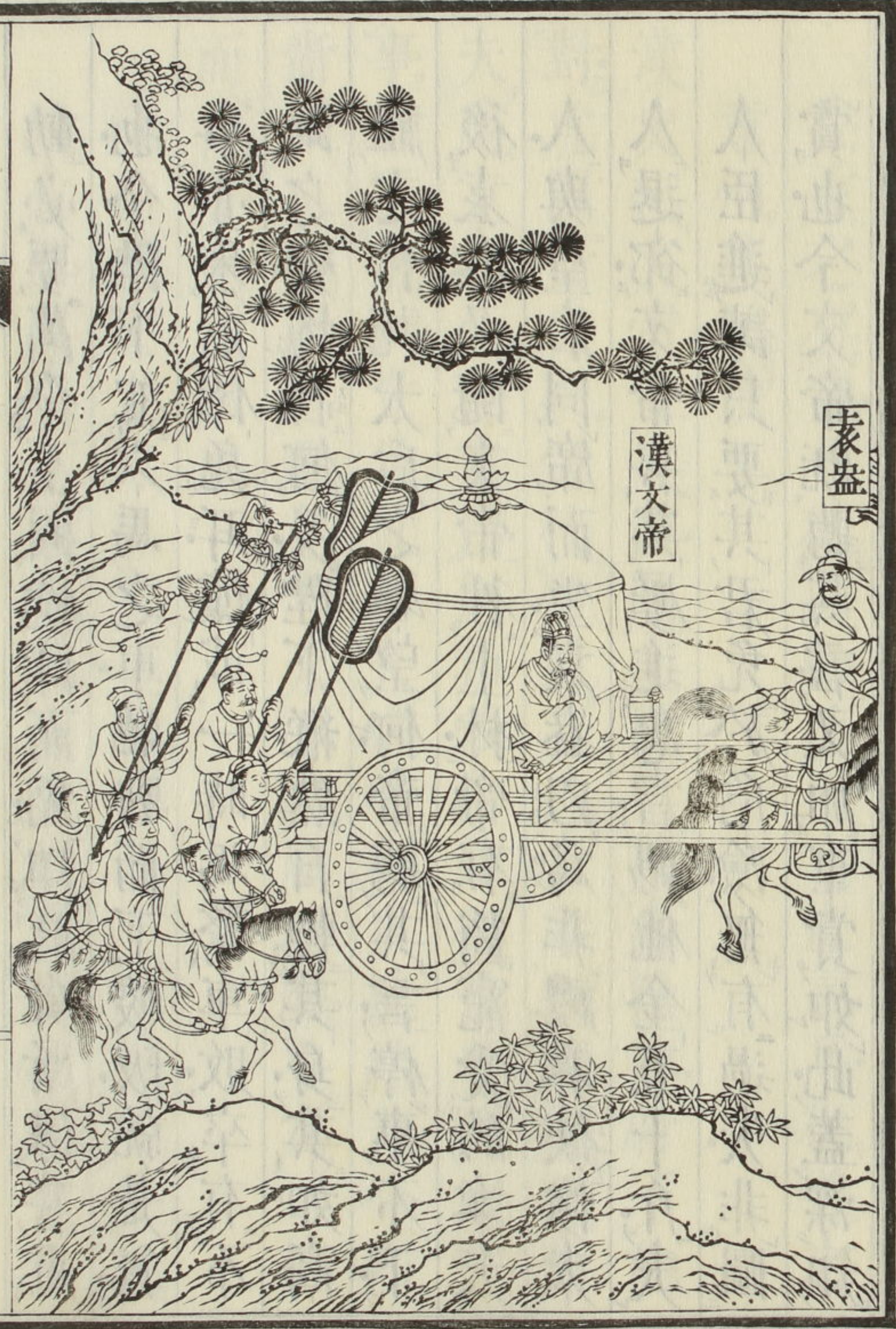


漢史紀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中郎將袁
 盎騎並音傍車擊轡上曰將軍怯耶盎曰臣聞聖
 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下峻阪有如
 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又
 從幸上林奏却慎夫人坐上說賜盎金五十斤
 解西漢史上記文帝到霸陵上面過西邊欲馳
 車下高峻的坡阪有隨駕的中郎將姓袁名盎
 騎著馬傍車而行急忙挽住了車轡不肯馳驟
 文帝說將軍莫非膽氣怯耶何乃怕懼如此袁
 盎說臣聞明聖之主不肯乘危險之地凡有舉



水五味均平藏





漢文帝

袁盎

納諫賜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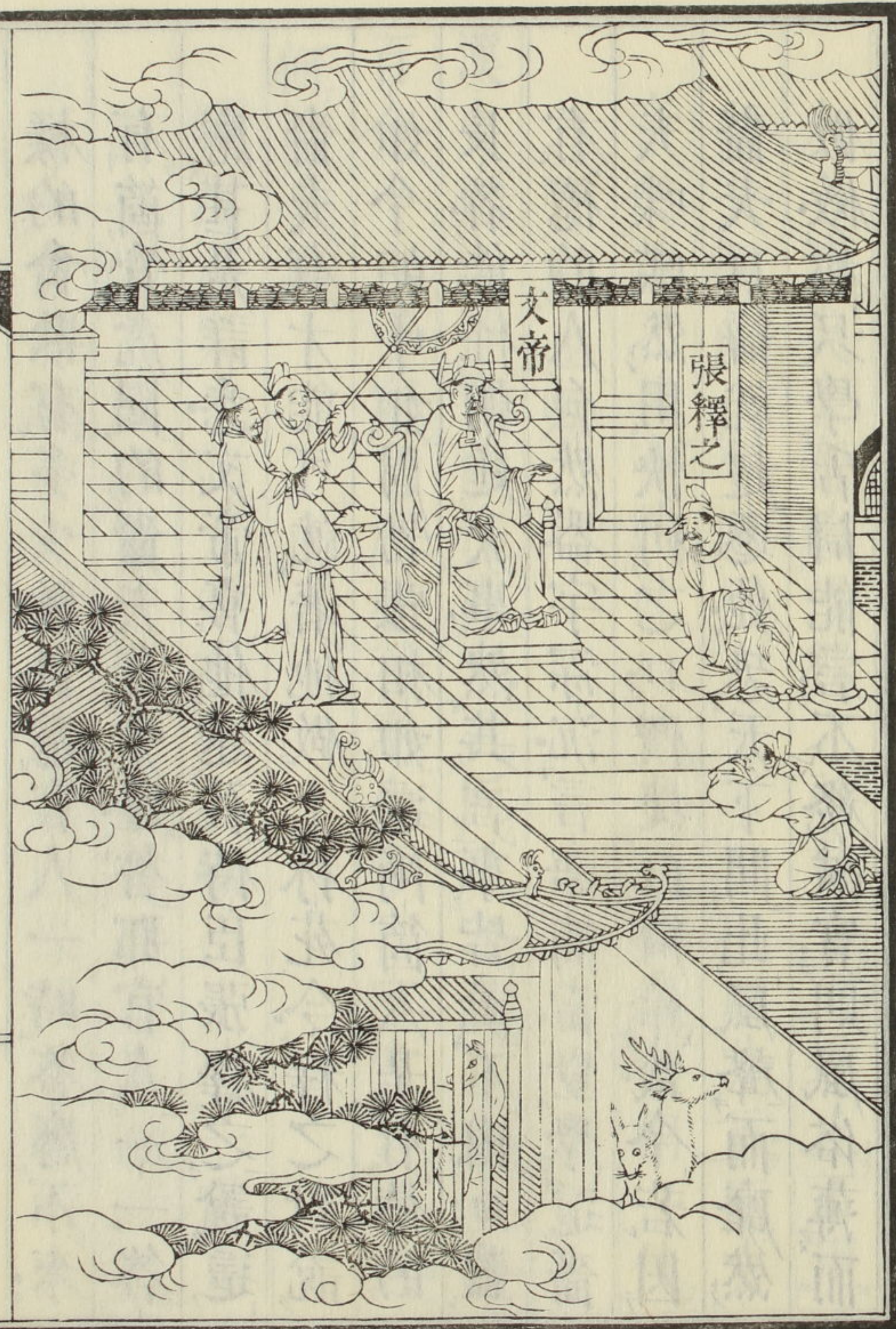


帝鑑圖說一
動必要萬全。不圖僥倖而免。知此身所係甚重也。今陛下駕六馬之車。馳騁而下峻阪。就是無事。亦乘危倖免耳。儻或一時馬驚。車敗。卒有不測之變。悔將何及。陛下縱然自輕其身。其如高祖之付託太后之屬望何。帝聽其言。停車不下。後袁盎又隨文帝往。上林。帝有箇寵愛的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而坐。袁盎以爲非禮。奏使慎夫人退。卻文帝喜其屢進忠言。賜他金五十斤。夫人臣進諫。只要其君免於危險。無有過失。非圖賞也。今文帝既聽其言。又加重賞如此。蓋深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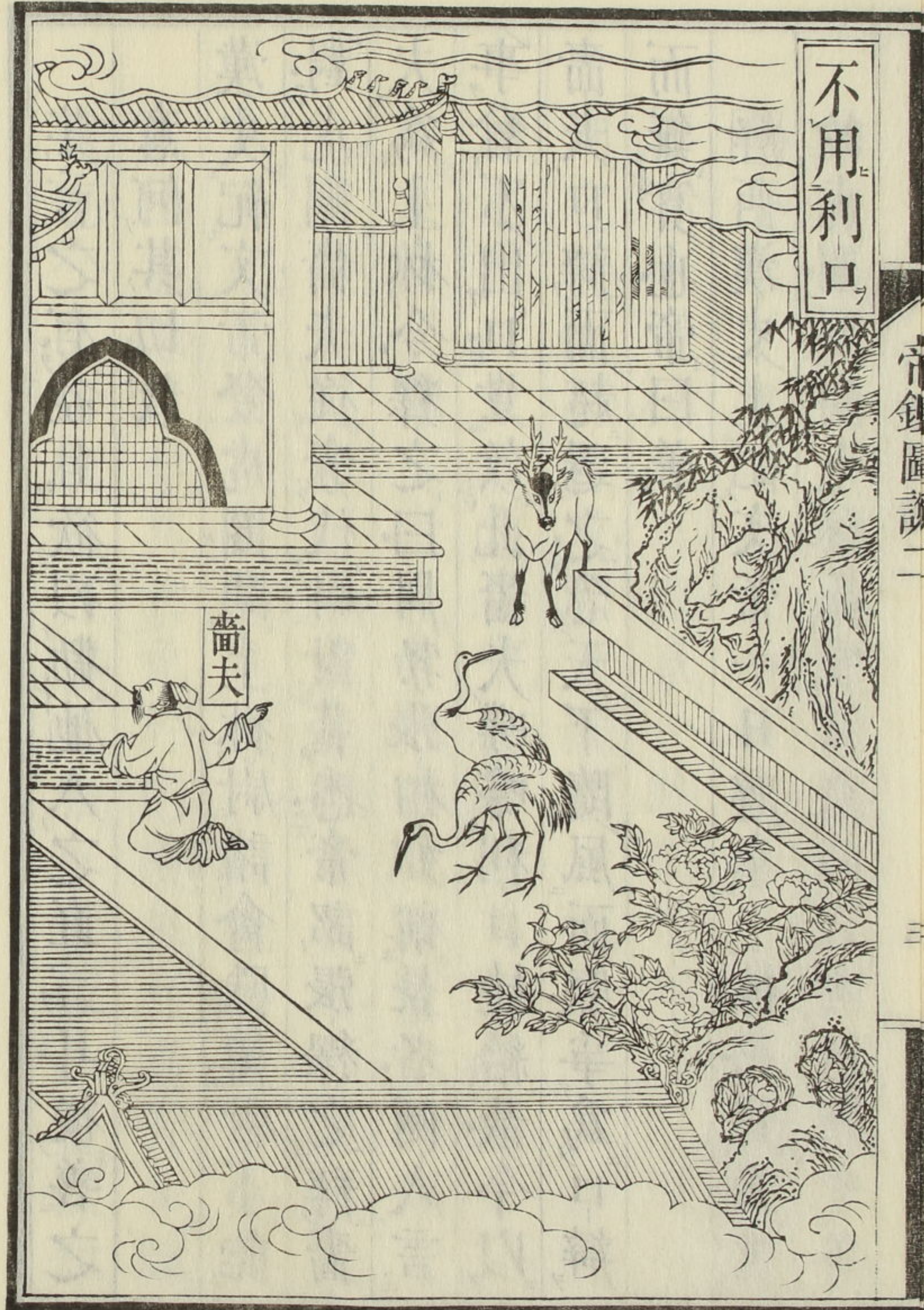
其言之有益。且欲以勸他人之直言耳。從善之意。何其切哉。

漢史紀文帝登虎圈。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畜夫從旁代尉對。甚悉。帝詔張釋之拜畜夫爲上林令。釋之曰。周勃張相如。稱長者。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畜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今以畜夫口辯。而超遷之。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爲口辯而無實也。帝曰善。

解西漢史上記文帝一日遊幸上林苑。登養虎的虎圈。因問上林苑管簿籍的官說這苑中各



不用利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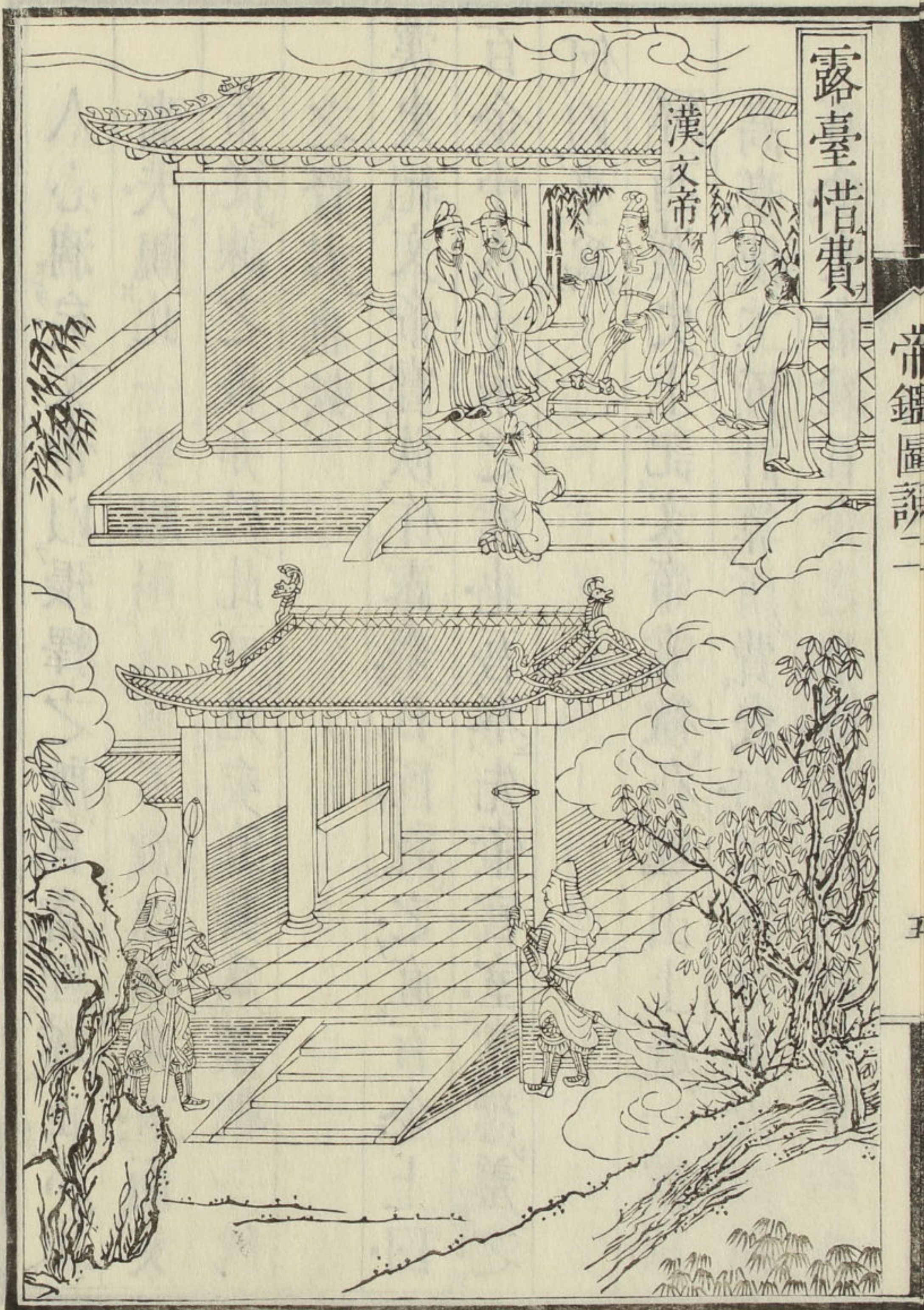


樣的禽獸有多少數目。這官人一時答應不來。有箇管虎圈的畱夫在旁邊替那官人一一答應。甚是詳悉。文帝喜他。遂召侍臣張釋之說這畱夫有才能。可就著他做上林苑令。釋之對說如今朝中如周勃張相如這兩箇人是有德的長者。能任朝廷大事。然其言事皆說不出口。蓋有德的人自然器宇深沉。言語簡當。豈學這畱夫喋喋然用快利之口。便捷以辯給哉。今若因畱夫口辯就超遷他。恐天下聞此風聲而靡然做做。都只學舌辯能言。不務誠實。則風俗薄而

人心漓矣。文帝以張釋之所言當理。遂止不用。畱夫觀此一事。則用人者不當但取其言。而文帝從諫之善。亦於此可見矣。宜其爲漢朝一代之賢君也歟。

漢史紀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

解西漢史上記文帝嘗欲在驪山上造一露頂高臺。使工匠計筭所費幾何。工匠計筭說該用百金。文帝說百金之費財。若以民間中等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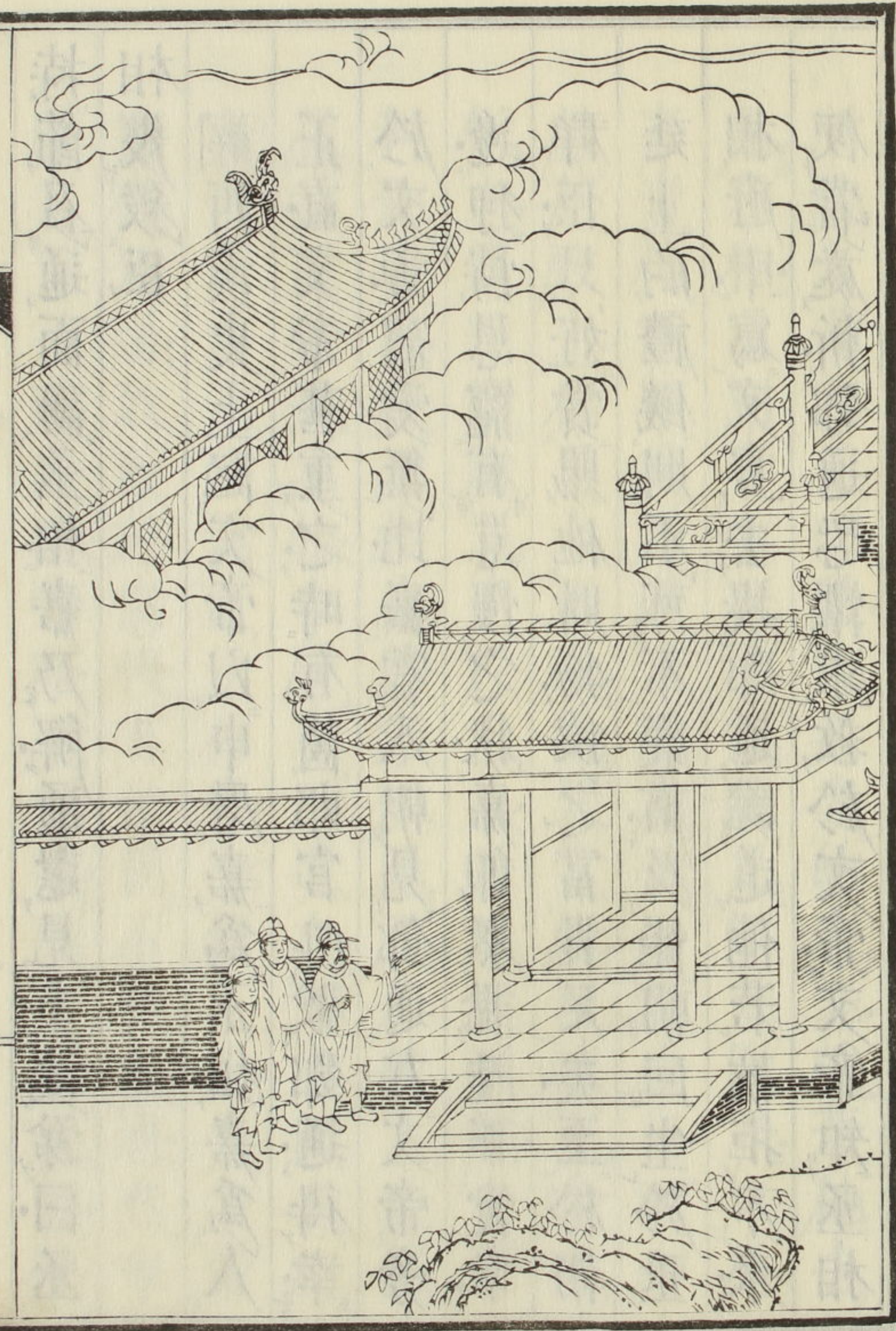
露臺惜費

漢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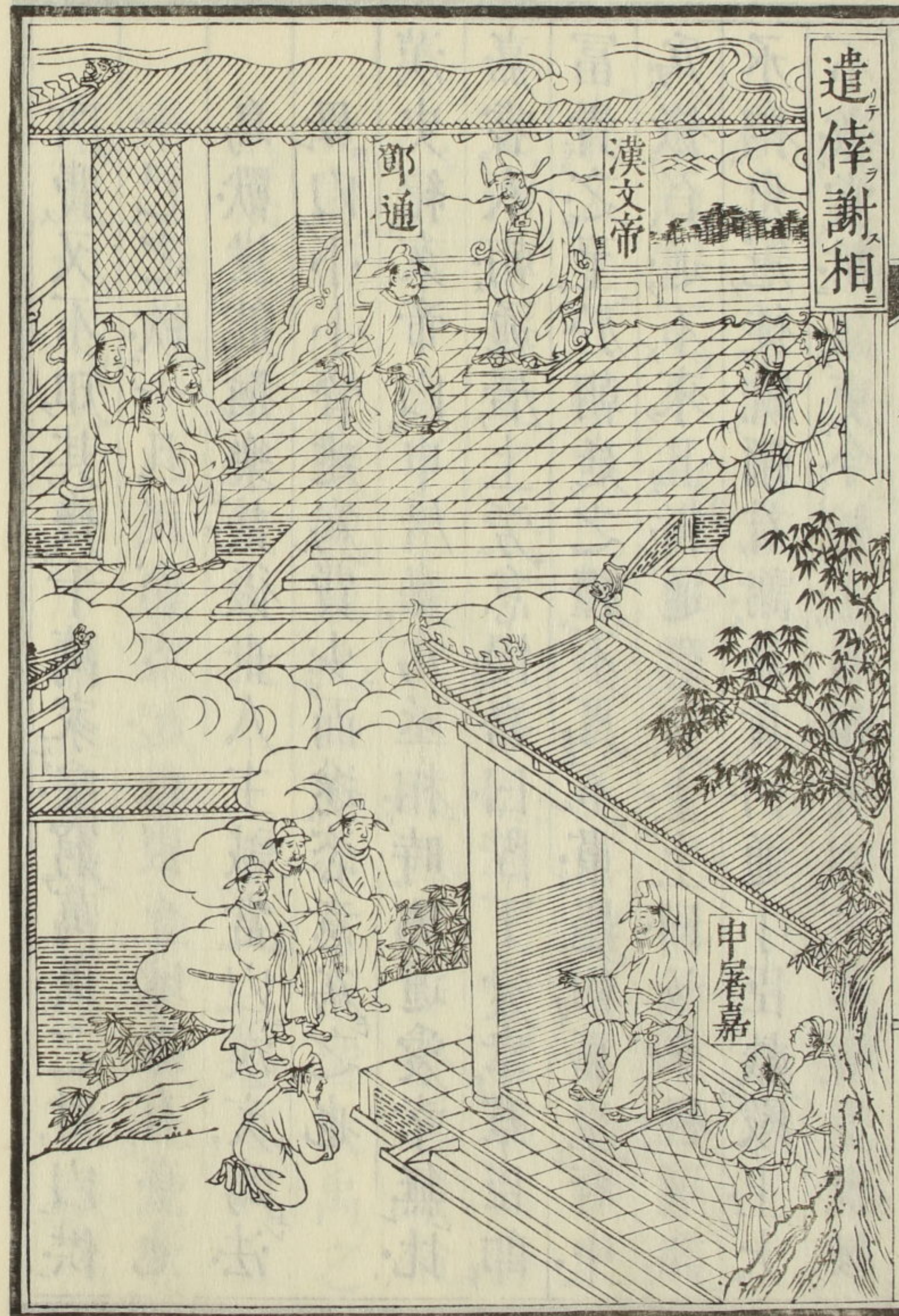
家計之可勾十戶人家的產業。今築一箇臺就破費了十家的產業。豈不可惜。且我承繼著先帝的宮室。不爲不廣。常恐自己無德玷辱了先帝。又豈可糜費民財而爲此無益之工作乎。於是停止露臺之工。不復興造。夫文帝富有四海。況當承平無事之時。財用有餘。然百金之微。猶且愛惜。不肯輕費如此。雖堯舜之土階。大禹之卑宮。何以過之哉。大抵人主愛民之心。重則自奉之念輕。夫以一臺之工。遂至費百姓十家之產。若如秦皇之阿房驪山。宋徽之龍江艮嶽。其

所費又不知其幾千萬家矣。窮萬民之財。以供一己之欲。一旦民窮盜起。社稷丘墟。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猶樂哉。後世人主誠當以漢文爲法。毋以小小營建爲費少。而遂恣意爲之也。

漢史紀文帝以申屠嘉爲丞相。時鄧通愛幸無比。嘉嘗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嘉曰。陛下愛幸羣臣。卽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不肅。罷朝。嘉坐府中。爲檄召通不來。且斬。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嘉責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語吏令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使使



遣倖謝相



持節召通而謝丞相嘉乃解通還見上流涕曰丞相幾殺臣

解西漢史上記文帝以申屠嘉爲丞相嘉爲人正直文帝甚重之時有箇郎官叫做鄧通得幸於文帝寵愛無比嘉嘗入朝見鄧通在文帝旁邊狎恃恩寵有怠慢之狀嘉卽奏說陛下愛幸群臣只好賞賜他財物使之富貴足矣至於朝廷上的禮儀則不可不嚴肅及罷朝回坐於丞相府中寫文書去提鄧通說道他若抗拒不來便當處斬鄧通恐懼求救於文帝文帝知丞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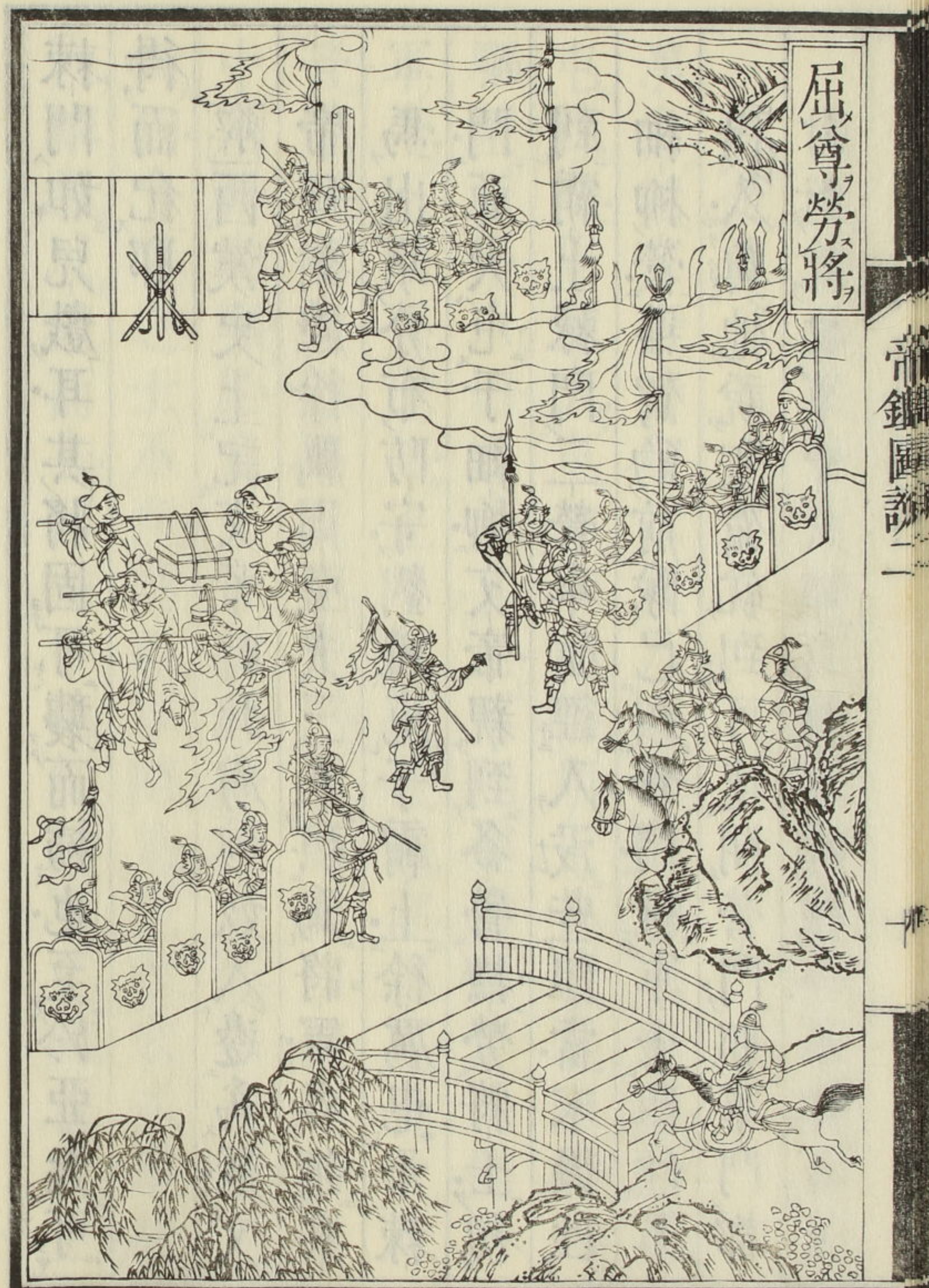
所執者是朝廷之禮鄧通委的有罪就著他去見丞相通到府中取了冠跣足頓首謝罪申屠嘉責他說朝廷乃禮法所在你一個小臣敢狎戲於殿上犯了大不敬論罪當斬因使吏拿出斬之通叩頭謝罪至於出血嘉怒猶不解文帝料鄧通已在丞相處陪話知罪了乃使人持節召通而致謝丞相申屠嘉乃遣之鄧通回去到文帝面前流涕說道丞相幾乎殺了臣夫文帝寵倖鄧通敢致於怠慢其始固不能無過然申屠嘉正言直論而帝略不偏護卽遣令就罪使

大臣得伸其法而嬖倖不敢狎恩非聖君而能若是哉

漢史紀文帝時匈奴大入邊使劉禮屯霸上徐厲屯棘門周亞夫屯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細柳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於是天子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上改容式車使入稱謝成禮而去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向者霸上

棘門如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擄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

解西漢史上記文帝時北虜匈奴入邊爲寇文帝拜劉禮徐厲周亞夫三人俱爲將軍各領兵馬出京分布防守劉禮屯于霸上徐厲屯于棘門亞夫屯于細柳文帝親到各營撫勞將士初到霸上棘門二營車駕徑入沒些阻當末後往細柳營導駕的前隊已到營門被軍士阻住不得入與他說聖駕就到可速開營門那軍門都尉對說我軍中只知有將軍的號令不知有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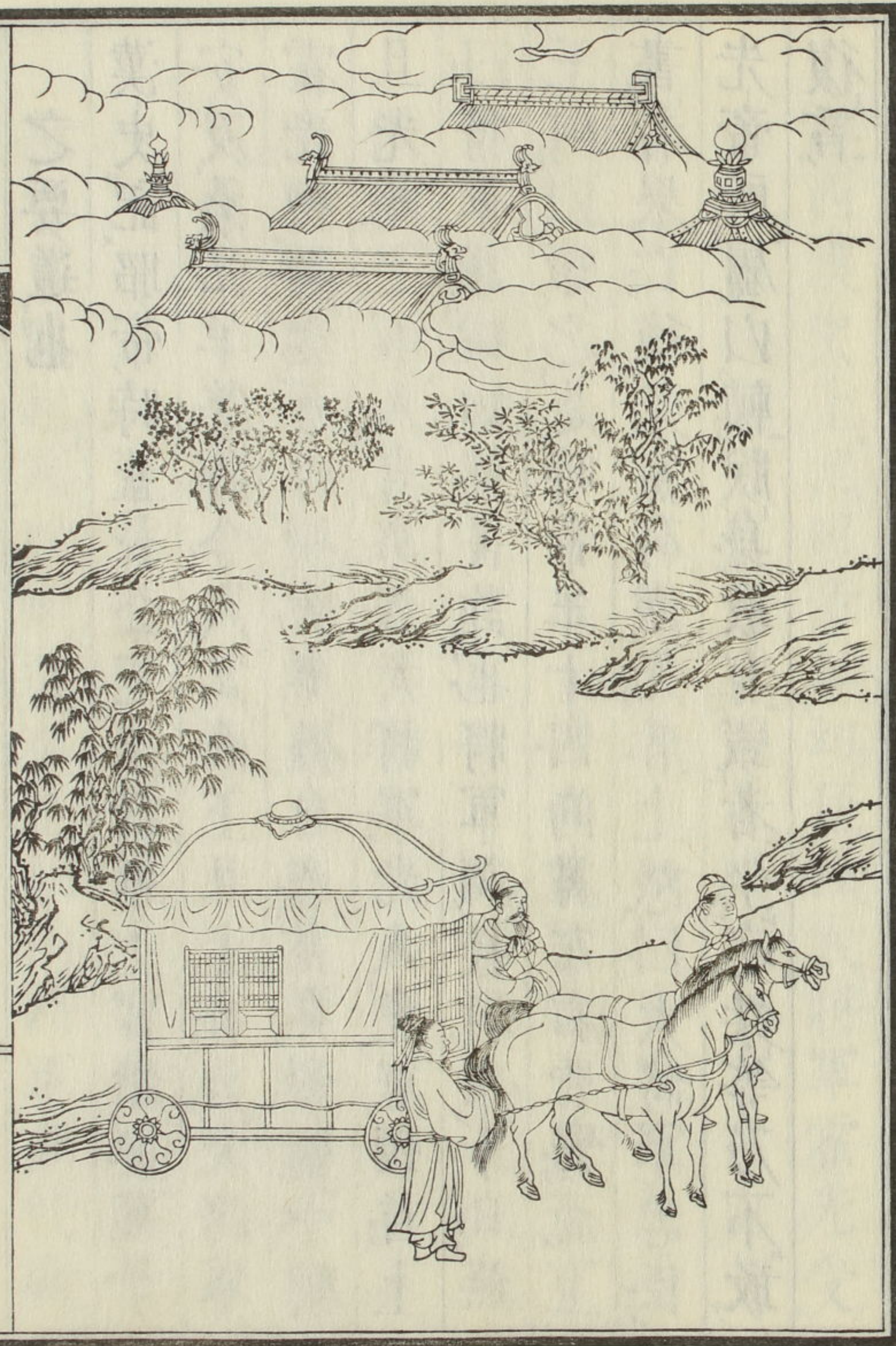
子的詔旨少間文帝的駕到了還不開門文帝
乃使人持節召亞夫說朕要進營勞軍亞夫纔
傳令開營門接駕臨進門時守門軍士又奏說
將軍有令軍中不許馳驅走馬文帝乃按住車
轡徐徐而行到中軍營亞夫出迎手執著兵器
只鞠躬作揖說道甲冑在身不敢拜跪臣請以
軍禮參見文帝聽說悚然改容俯身式車使人
傳旨致謝亞夫說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文
帝出營門歎美亞夫說道這纔是箇真將軍恰
纔見霸上棘門一營那樣踈略如兒戲一般萬

一有乘虛劫營之事其將固可掩襲而擄也至
如亞夫這等紀律可得而輕犯耶嘗考古者人
君命將親推其轂授之以鉞曰闔以外將軍主
之不從中制也蓋將權不重則軍令不嚴士不
用命故穰苴戮齊王之嬖臣孫武斬吳王之寵
姬而後能使其衆以成大功觀周亞夫之紀律
嚴明誠爲一時名將然非文帝之聖明重其權
而優其禮則亞夫將求免罪過之不暇况望其
能折衝而禦侮哉後世人君御將宜以文帝爲
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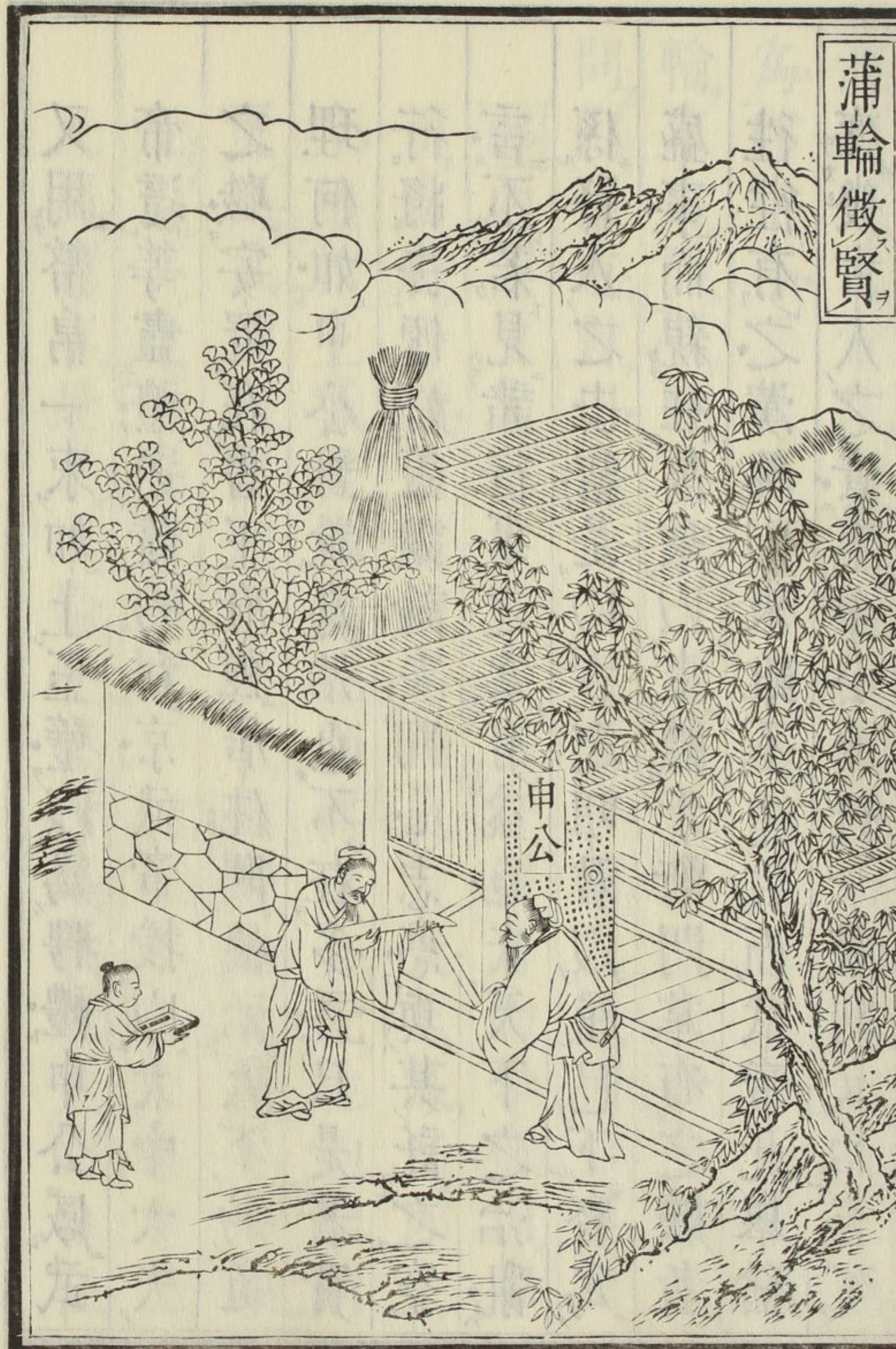
漢史紀武帝雅嚮儒術以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二人薦其師申公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既至以爲大中大夫舍魯邸上問以治道對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解西漢史上記武帝素喜好儒者的學術因舉用當時名儒以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趙綰王臧又舉薦他師傅申公說他的學問更高武帝聞說卽遣使去徵聘他又聞申公年老恐其途中受勞因駕一輛安車去迎接申公又用蒲草裹了車輪使其行路軟活坐的自在

又用幣帛一束加上玉璧以爲聘禮申公感武帝這等盡禮遂隨聘到京武帝授以太中大夫之職安置在魯王府裡居住問他治天下的道理何如申公對說爲治也不在多言只是著實行將去便好蓋議論多則心志惑與其託之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爲有益也夫天下之治亂係賢人之去留是以古之明君以屈已下賢爲盛事而親枉萬乘以盡禮于衡門韋布之賤者往往有之漢興以來雖不逮古而武帝此舉猶庶幾古人之意至申公力行一言則又治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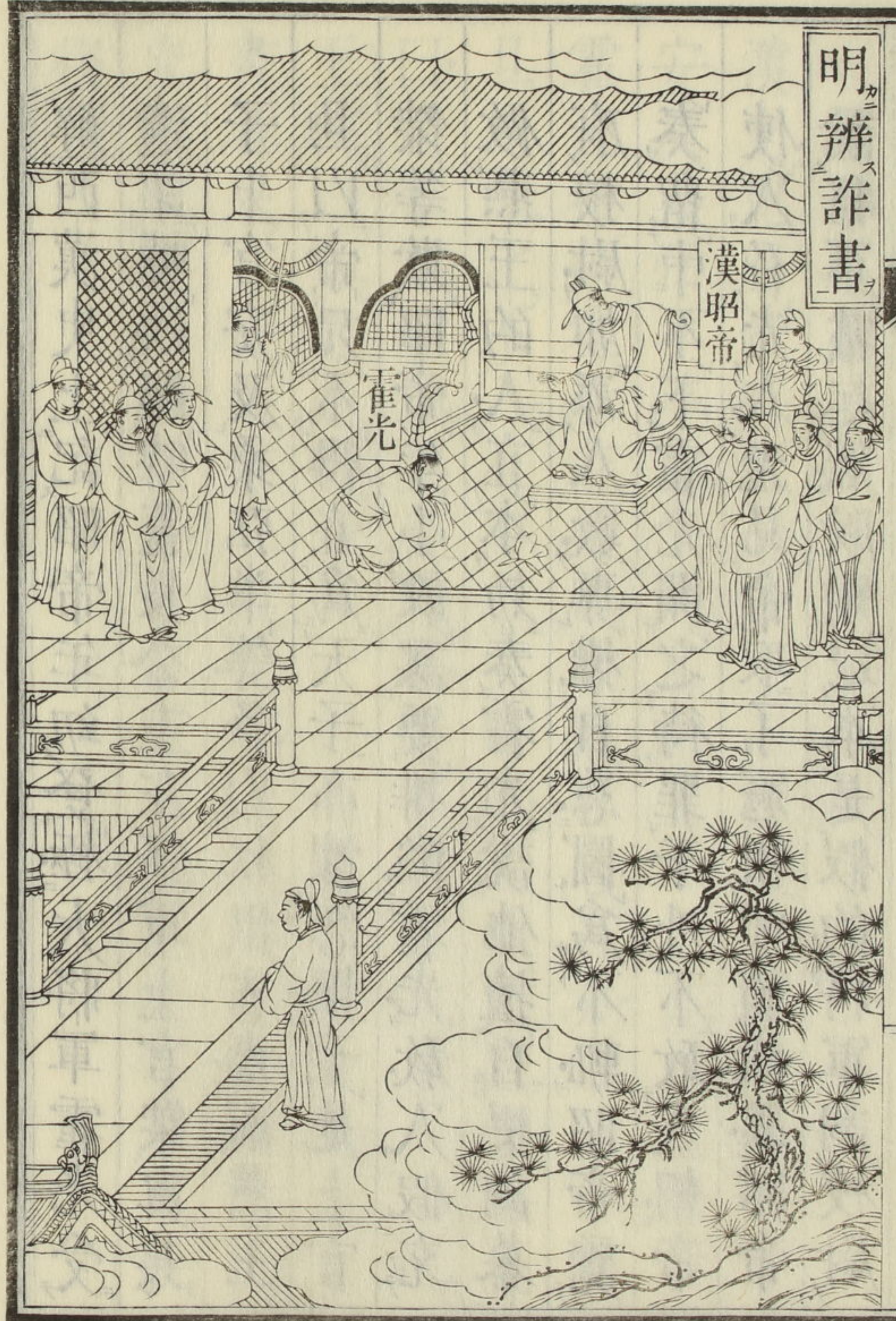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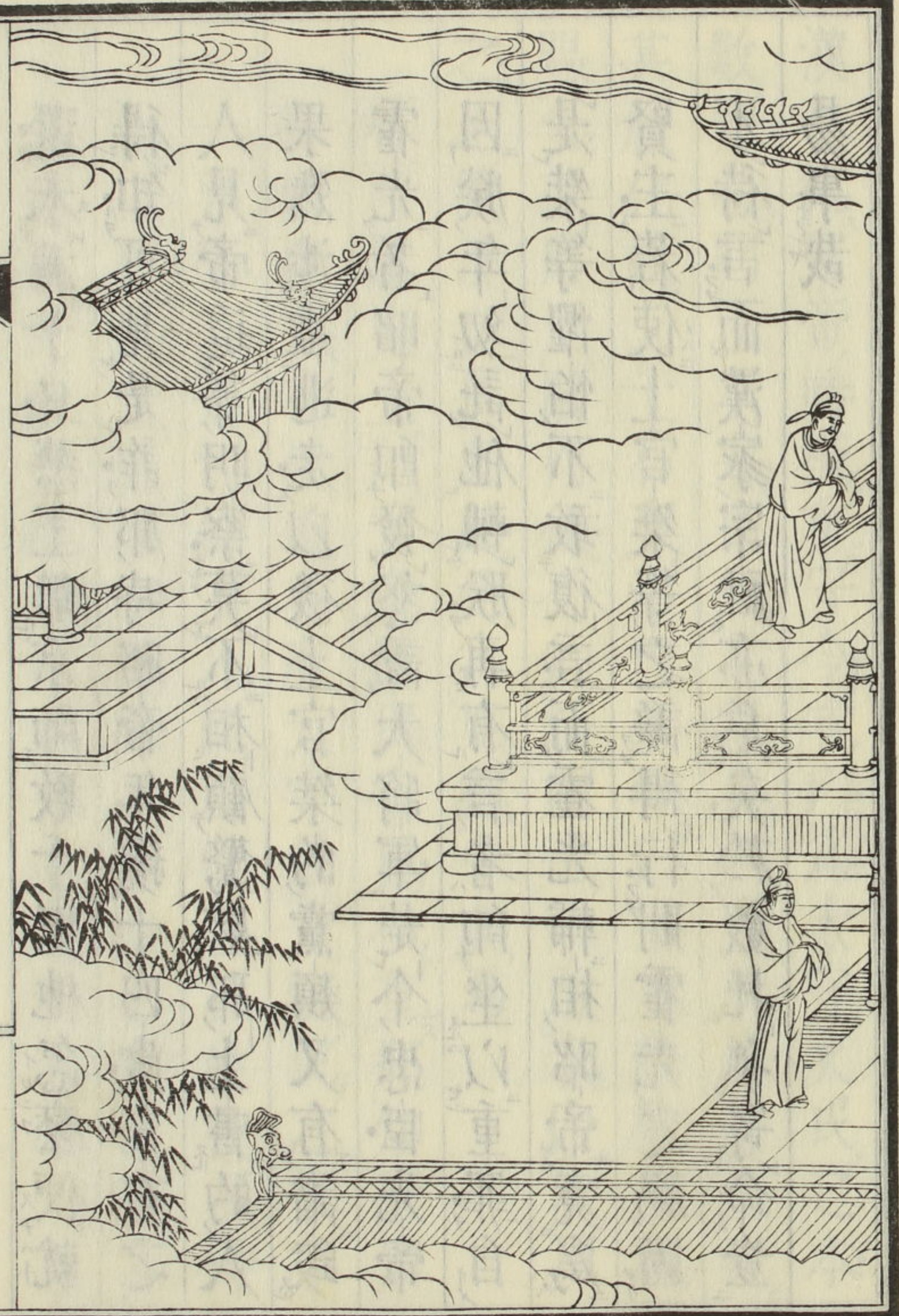
蒲輪徵賢



之要道也

漢史記昭帝時蓋長公主左將軍上官桀與其子
安及桑弘羊等詐令人爲燕王旦上書言大將軍
霍光擅調益幕府校尉專權自恣書奏帝留中明
旦光聞之不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上
曰將軍冠朕知其書詐也將軍調校尉未十日燕
王何以知之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
書者果亡後桀黨有譖光者上怒曰大將軍忠臣
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桀等乃不敢
復言

解西漢史上記昭帝年幼登極大將軍霍光受
遺詔輔政那時蓋長公主左將軍上官桀與其
子上官安及桑弘羊等各以私恨霍光而燕王
旦以帝兄不得立爲天子亦懷怨恨于是上官
桀等欺昭帝年小設謀要排陷霍光教人假充
做燕王的人立本劾奏霍光說他擅自更調幕
府校尉加添人數專權自恣圖爲不軌昭帝覽
奏留中不下霍光聞之待罪于外不敢入朝帝
使人召光入光見帝取了冠帽叩頭伏罪昭帝
說將軍戴起冠朕知這本是假的將軍調校尉



明辨詐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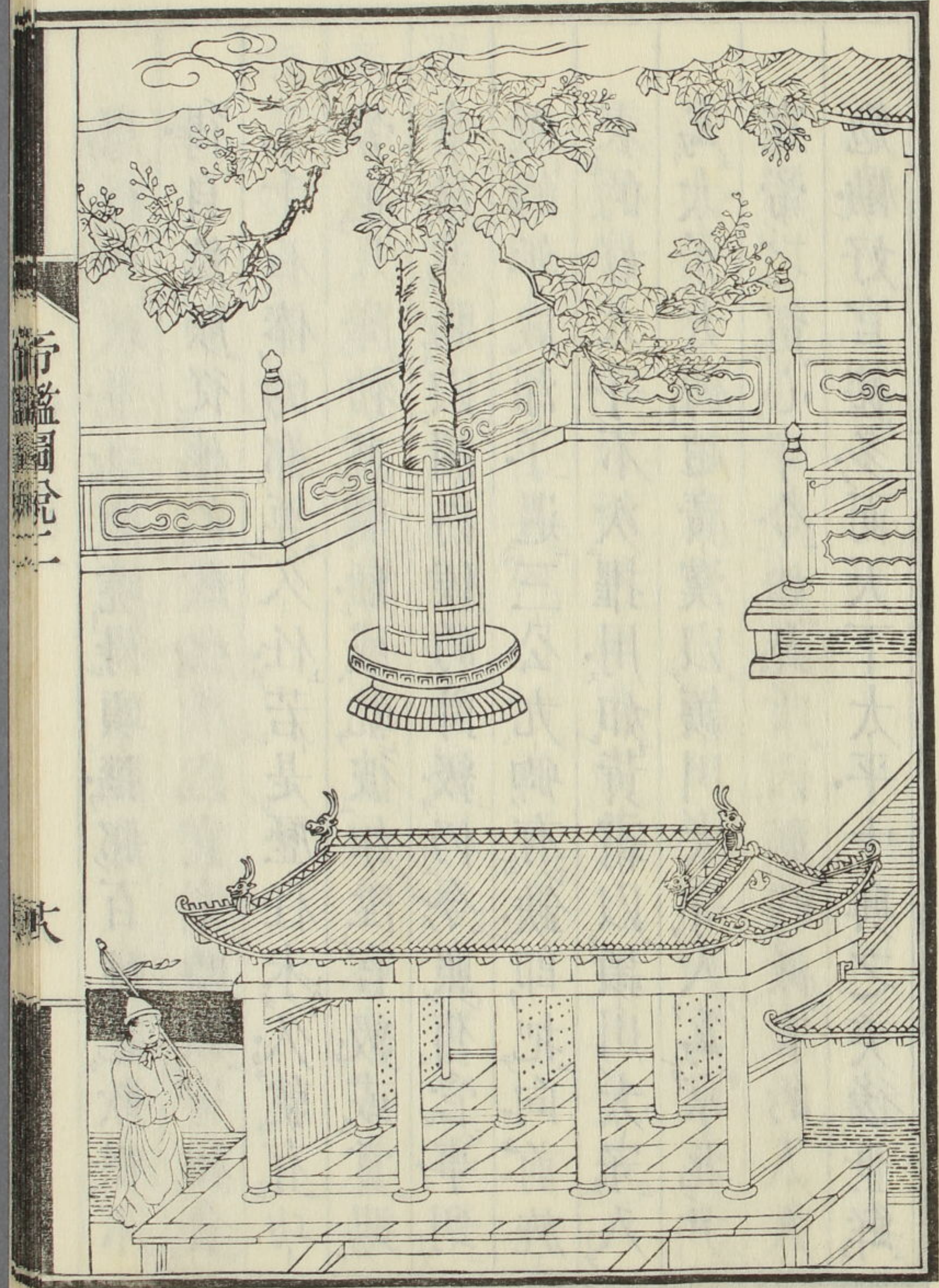
漢昭帝

霍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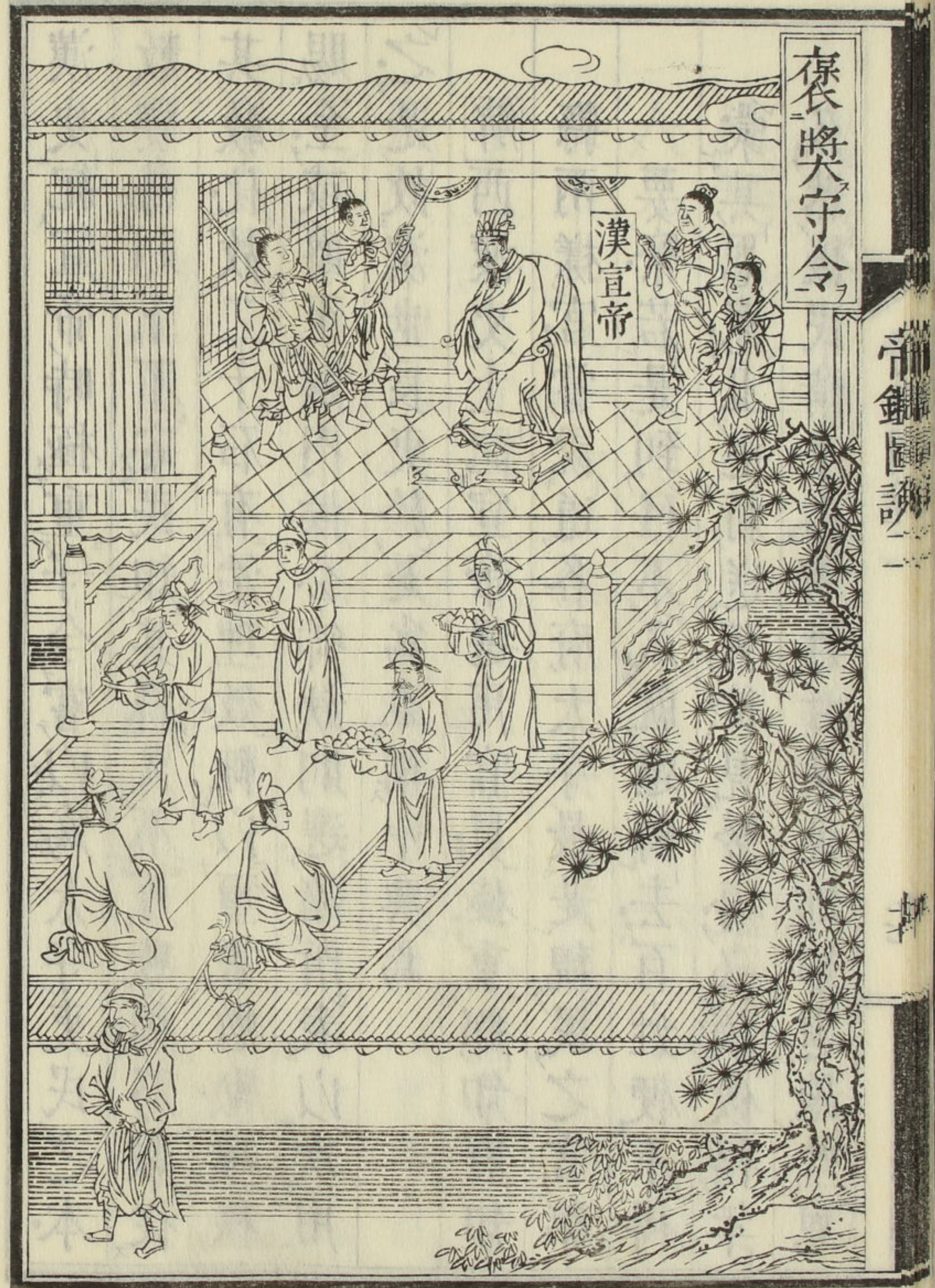
還未滿十日燕王離京師數千里他怎麼便就得知可見是詐那時昭帝年纔十四歲左右之人見帝這等明察莫不相顧驚駭那上書的人果然涉虛逃走以後上官桀的黨類又有譖毀霍光者昭帝卽發怒說大將軍是個忠臣先帝因朕年幼託他輔朕再有言者卽坐以重罪自是桀等懼怕不敢復言而霍光輔相昭帝竟爲賢主若使上官桀等之讒得行則霍光之禍固不待言而漢家宗社亦危矣於戲托孤寄命豈易事哉

漢史紀宣帝時極重守令嘗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

解西漢史上記宣帝選用官員極重那知府知縣兩樣官嘗說道各府太守最是親民之官第一要緊若是到任不久就遷轉去百姓便不得蒙其恩惠且迎新送舊徒見勞擾必須做得年久然後民情土俗百姓甘苦他都知道施些恩



褒獎守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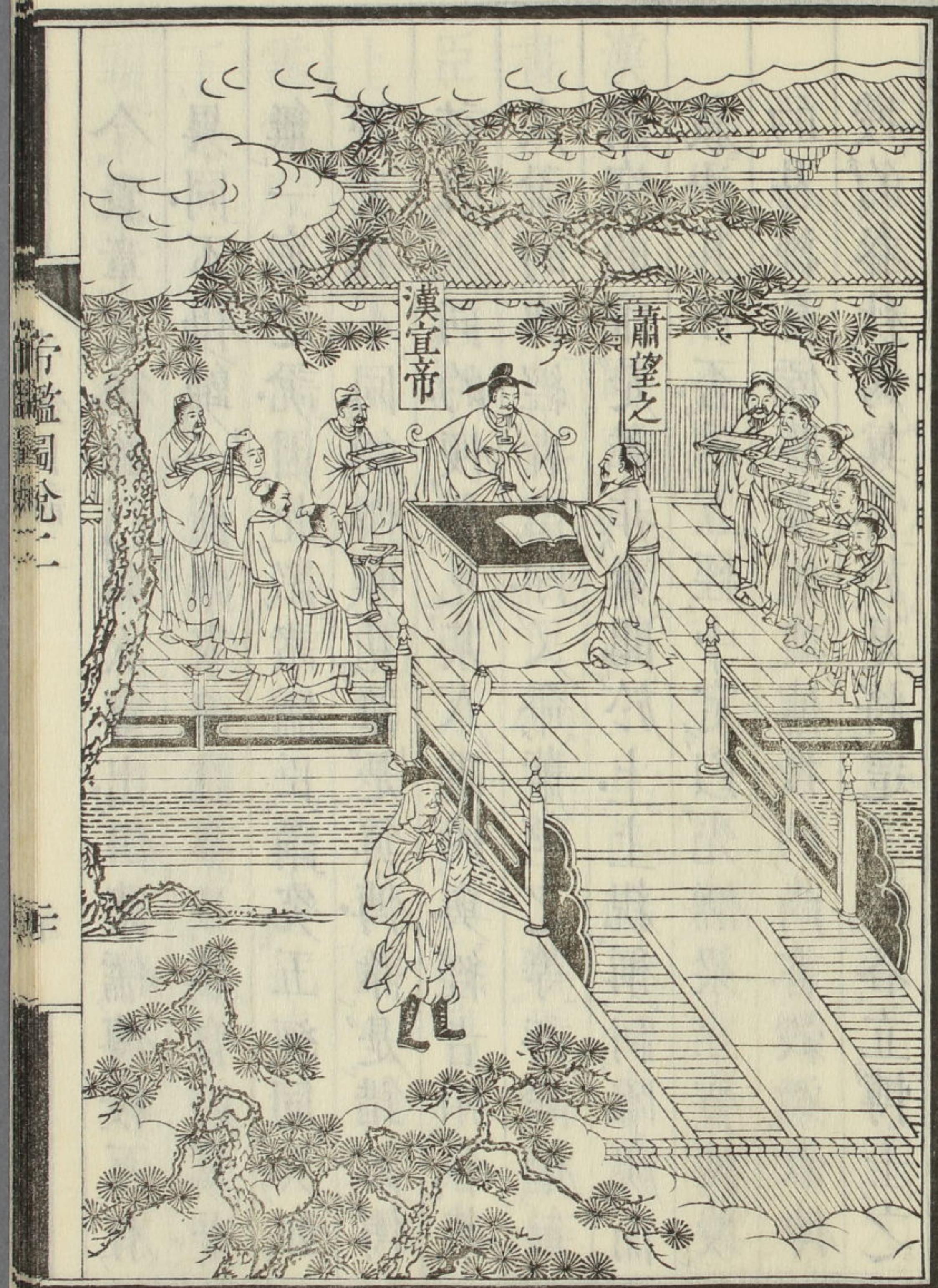


帝鑑圖說
惠行些政事也都曉得頭腦那百姓也欺哄不得自然順從他的教化所以宣帝時做守相食二千石俸的都要久任若是歷任未久就有功勞也只降勅書獎勵或就彼加陞官級或賞賜金帛或賜以關內侯的爵級仍令照舊官事到做的年歲深了遇三公九卿有缺即把向前旌表的好太守不次擢用如黃霸以潁川太守入爲太子太傅趙廣漢以潁川太守入爲京兆尹宣帝之留心守令如此所以那時做官的人人勸勵好官甚多而天下太平中興之美後世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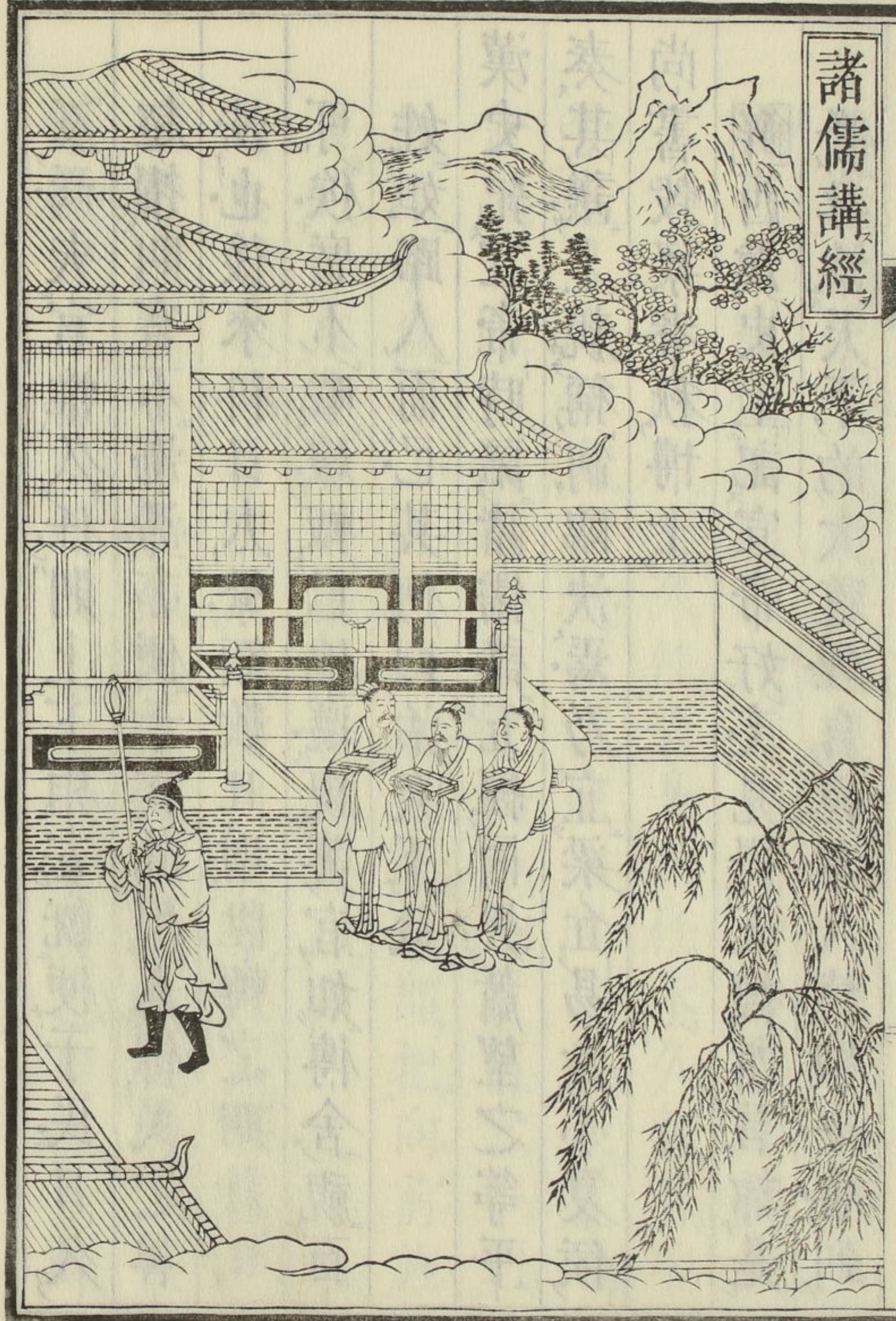
及焉夫官惟久任則上下相安既便于民日久超擢則官不淹滯亦便于官此用人保民之善法也後來科目太繁額數日增陞轉之期計日可俟席不暇煖輒已他遷視其官如傳舍視百姓如路人而已其何以治天下哉

漢史紀宣帝時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解西漢史上記宣帝好文見得五經所言都是修身治天下的大道理自經秦人燒燬一番到



行監詞說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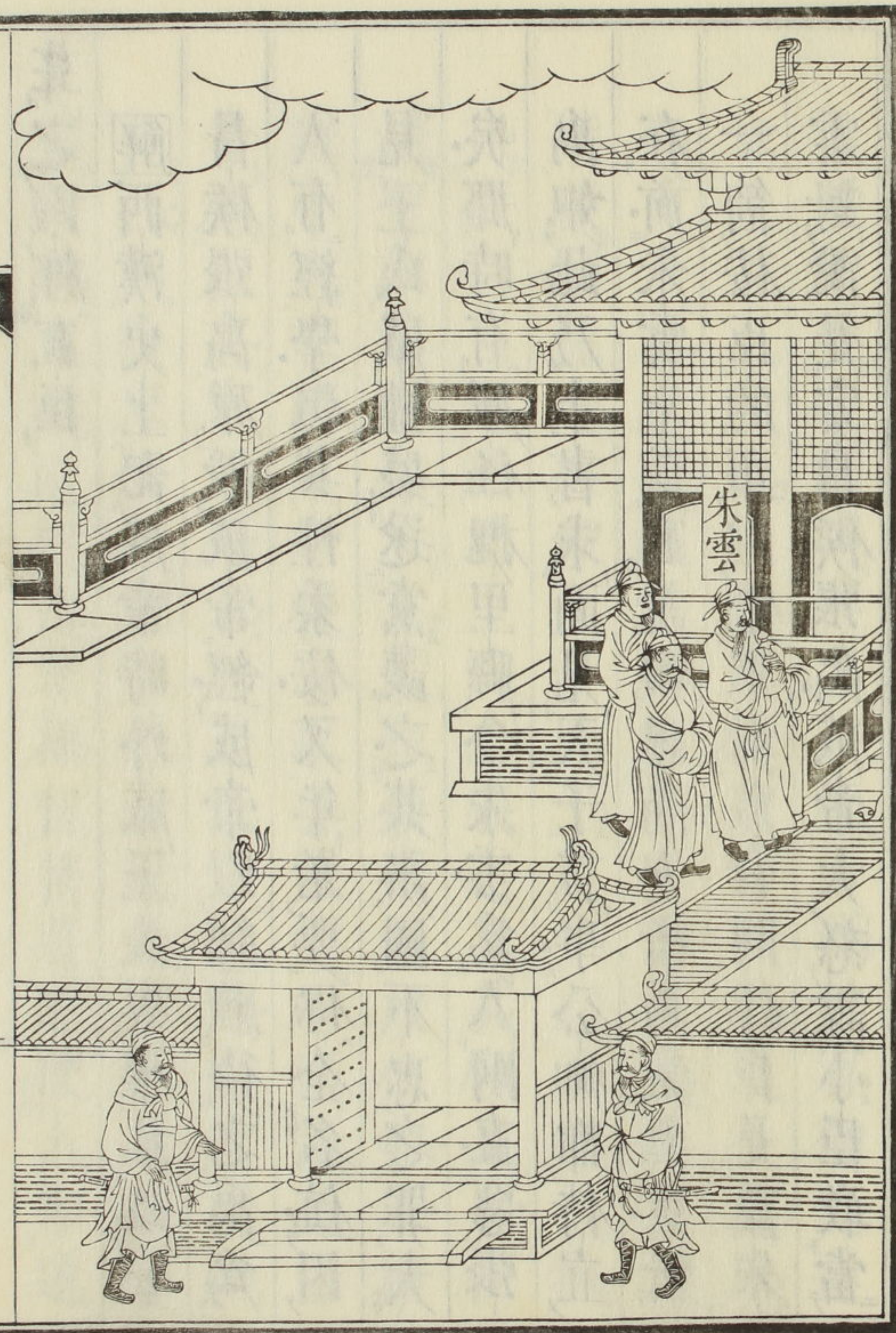
諸儒講經

蕭鑑圖說一

七

今表章之後雖已漸次尋出但諸儒傳授互有異同不得歸一而諸家傳註亦且各自以爲是無一定之說因此詔諸儒臣講究五經同異如經文有不同的便要見誰是真傳誰是錯誤傳註有不同的便要見某人說的與經旨相合某人說的與經旨相悖又命蕭望之等評論他每講究的誰是誰非奏聞於上上親稱制臨視而裁決其可否這五經中定以先儒梁丘賀傳授的易經夏侯勝夏侯建傳授的尚書穀梁淑傳授的春秋爲真當於是將這三經各立博士之

官著他教習弟子以廣其傳其詩禮二經蓋先已有定論故不述也自宣帝以來五經如日中天傳之萬世爲治天下者之準則其功亦大矣漢史紀成帝時張禹黨護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勵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力救上意解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



葺之以旌直臣

解西漢史上記成帝時外戚王氏專權亂政安昌侯張禹原授成帝經成帝以師禮待之禹爲人有經學但其性柔佞又年老要保全名位因見王氏威權盛遂黨護之其誤國不忠之罪大矣那時有原任槐里縣令朱雲爲人剛直惡張禹如此乃上書求面見天子言事公卿都侍立在前朱雲上前直說願賜尚方斬馬劍與臣斬一箇佞臣的頭以儆其餘成帝問佞臣是誰朱雲對說是安昌侯張禹成帝大怒說小臣敢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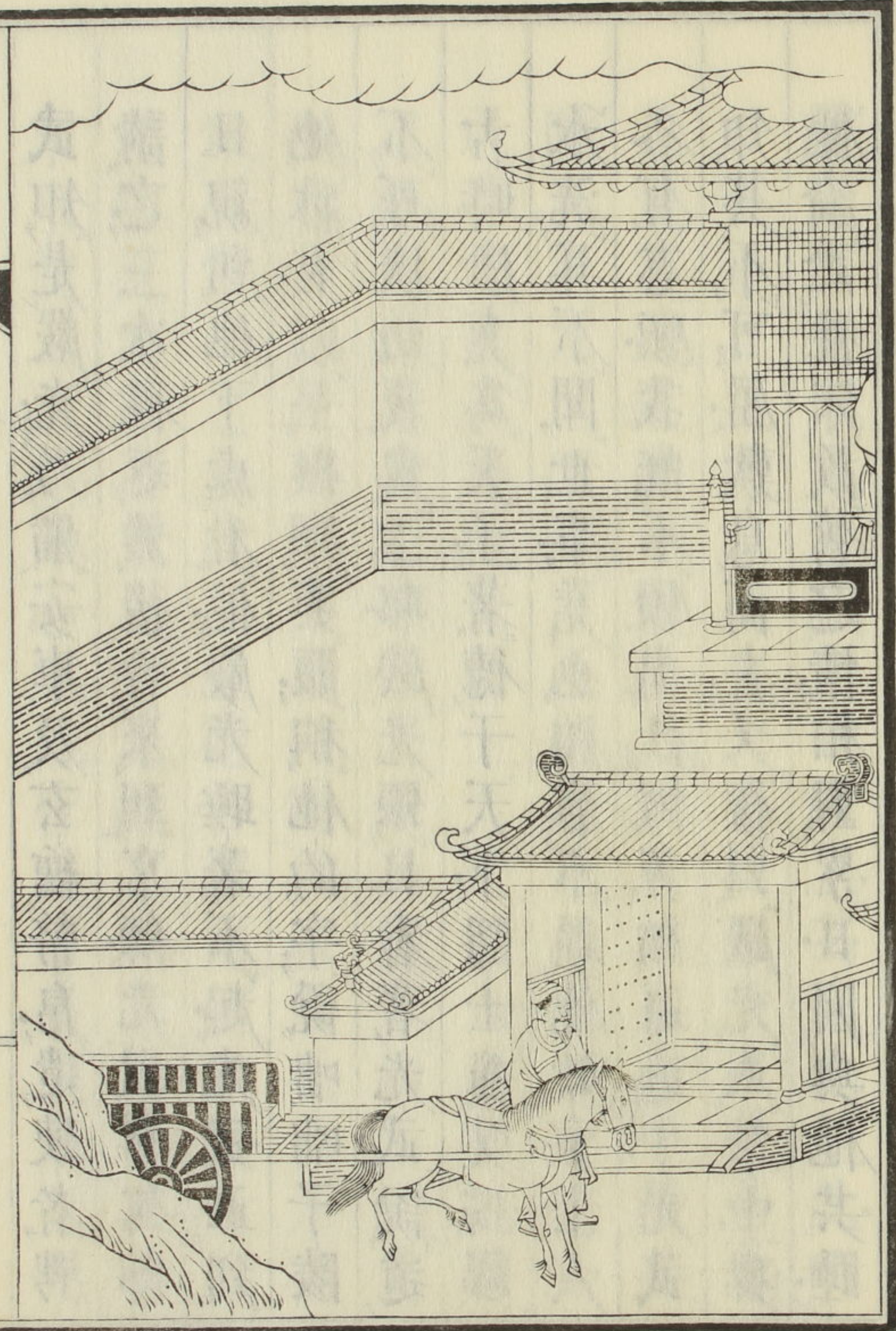
大廷中辱我師傅其罪該死不可赦宥御史遂拿朱雲下殿去朱雲攀扯殿前欄干死不肯放御史拿急遂將欄干扯斷了朱雲乃大呼說昔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臣今以直諫被戮得從二臣遊於地下爲忠義之鬼其願足矣但惜聖朝爲奸佞所誤不知後來變故何如耳朝班中有左將軍辛慶忌取去冠帽叩頭說此臣素稱狂直宜賜優容於是成帝怒解朱雲纜得免死到後來修理欄干成帝說此欄干不必改換新的只把這折處葺補留箇遺迹使人知道

是朱雲所折以旌表直言之臣夫國家不幸有
奸臣弄權邪佞小人又從而阿附之相與壅蔽
人主之聰明所賴忠義之士發憤直言以陰折
其氣而消其黨苟加之罪則天下莫敢復忤權
奸而人主益孤立於上矣成帝既悟朱雲之直
遂宥其死且留檻以旌之蓋亦有見於此可謂
有人君之度者故史臣紀而稱之

漢史紀光武少與嚴光同學及卽位思其賢令以
物色訪之有一男子披羊裘釣齊澤中帝疑其光
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卽日

幸其館光卧不起帝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
助爲理耶光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
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
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太
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
共卧爾

解東漢史上記光武少時曾與處士嚴光同學
讀書到後來光武卽帝位嚴光逃匿不肯見光
武思念他賢使人把他的模樣去各處訪求聞
說有一男子披著羊裘釣魚於齊國之澤中光



賓禮故人



帝鑑圖說
武知是嚴光乃備安車及玄纁幣帛遣使者聘請之三次往返然後肯來到京師光武車駕即日親到他下處看他嚴光睡著不起光武直到他牀前以手撫摩其腹稱他的字說咄咄子陵不可扶助我爲治耶嚴光張目看著光武說道古時唐堯爲天子著德于天下隱士巢父獨臨水洗耳不聞世事堯也相容不逼他做官士人各有志願我既不願出仕何苦相逼迫乎光武知其不可屈歎息而去又復引嚴光入禁中與他論說往年故舊之情相對累日因與他共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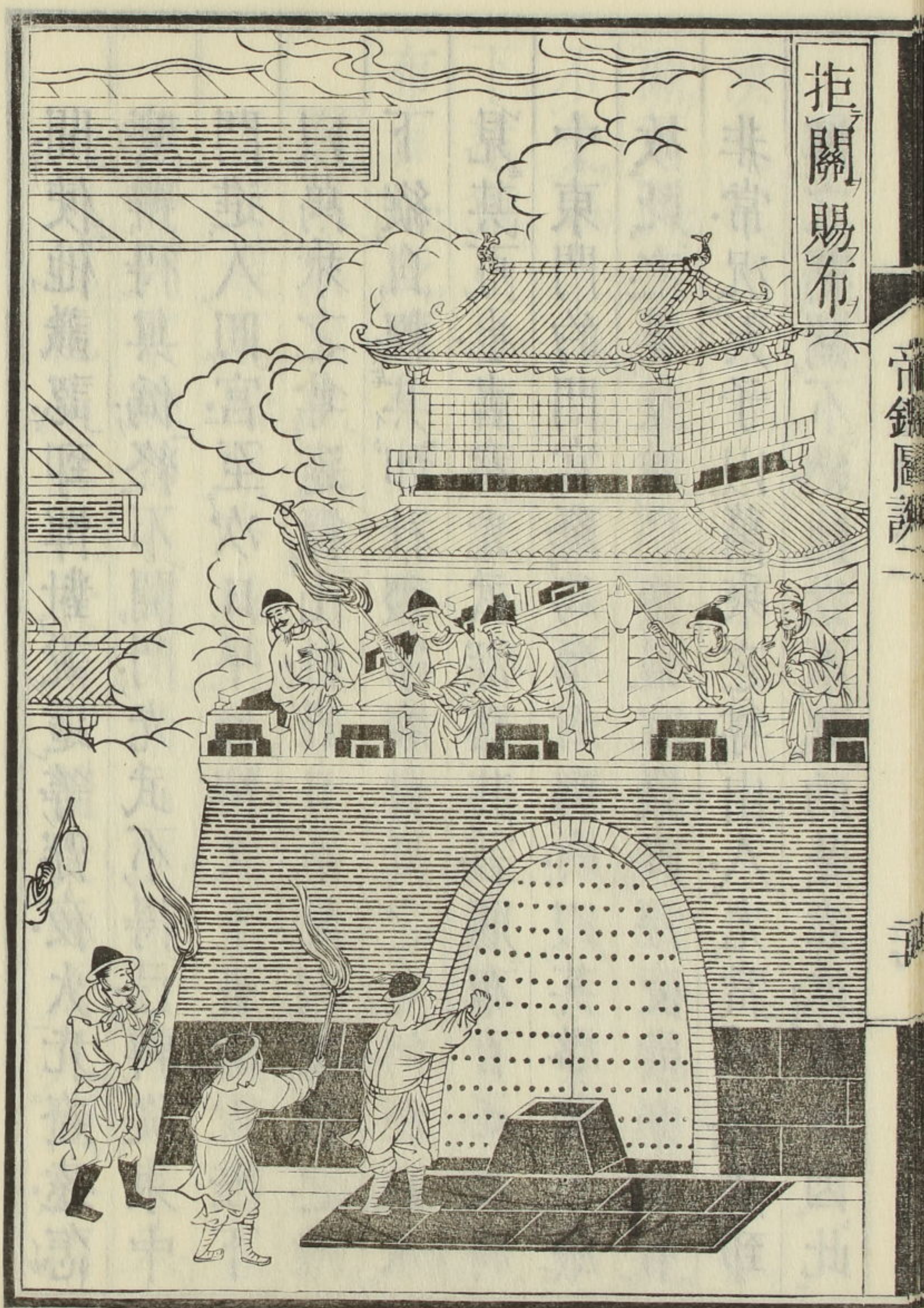
嚴光不覺以足加在光武腹上其忘分如此明日靈臺官奏說昨夜有一客星犯帝座星甚急光武笑說這非干變異乃朕與故人嚴子陵共睡耳夫光武既帝天下則嚴光乃草野中之一民耳光武只爲他是賢士又是故人遂加三聘之禮親屈萬乘之尊任其張目疾言而不以爲傲容其加足於腹而不以爲侮殷勤款曲不復知有崇卑之分此其盛德含容爲何如哉所以先儒說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非過美矣後來東漢二百年人心風俗皆以節義相高寔光

武之尊賢下士有以感發而興起之也

漢史紀光武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侯卸憚拒關不開上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憚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憚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憚布百疋貶東中門侯爲參封尉

解東漢史上記光武皇帝一日曾出去打獵偶至夜深方回那時城門已閉光武至上東門有箇守門官姓卸名憚閉門不開不放車駕進入光武道他不認得著左右隨從的人見面於門

間使他識認卸憚對說這等深夜火光遼遠怎麼辦得真偽終不開門光武不得已轉從東中門進入回宮至次日早卸憚又上書諫說陛下以萬乘之尊遠獵山林晝日不足以夜繼之陛下縱自輕其如社稷宗廟付託之重何臣誠未見其可也書奏光武深嘉其言賜布百疋反將中東門的門官降爲參封縣尉以其啓閉不嚴故貶之蓋皇城門禁最宜嚴謹深夜啟閉疑有非常况天子以萬乘之尊出入尤當戒備故卸憚之閉關不納他豈不認的是光武蓋欲因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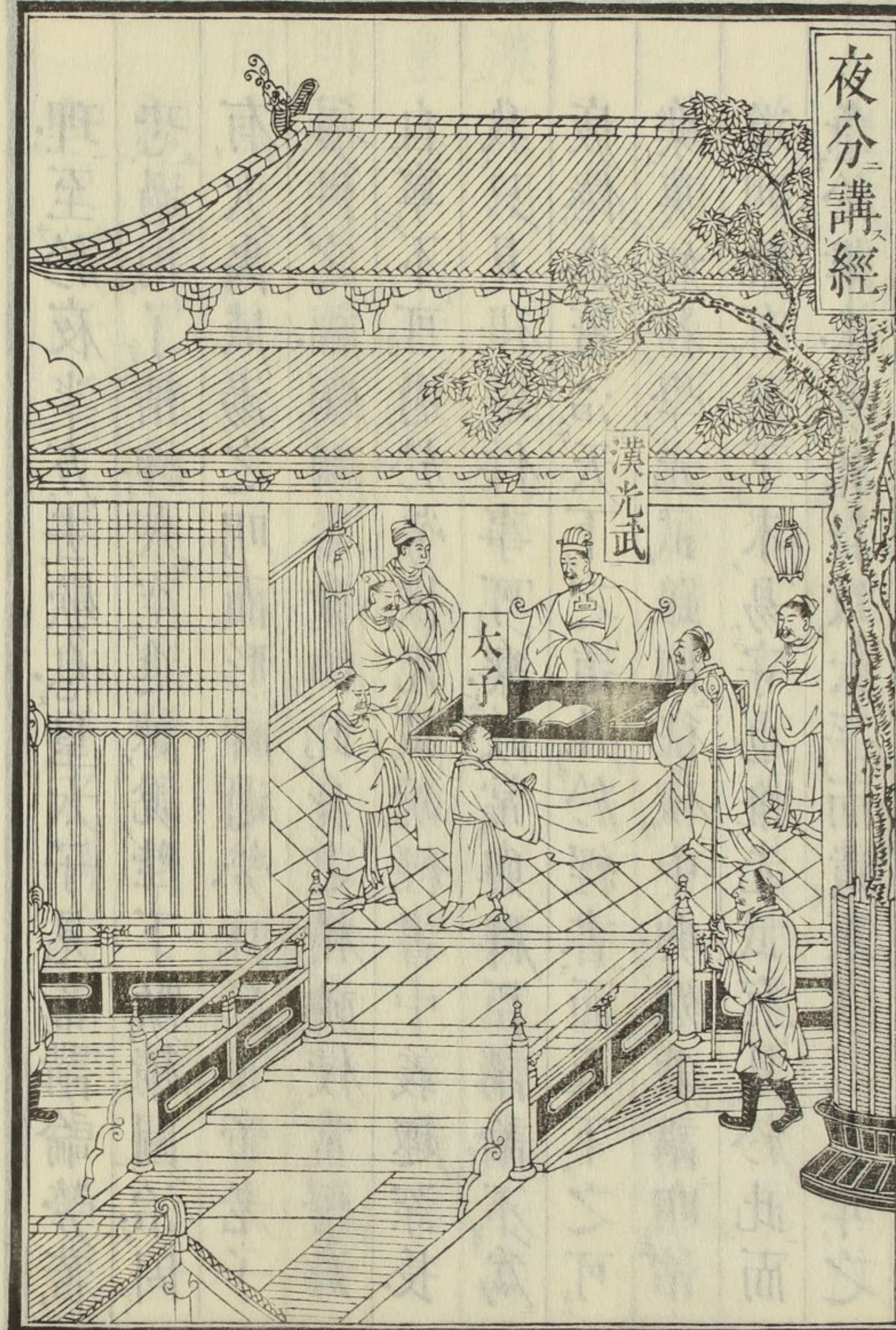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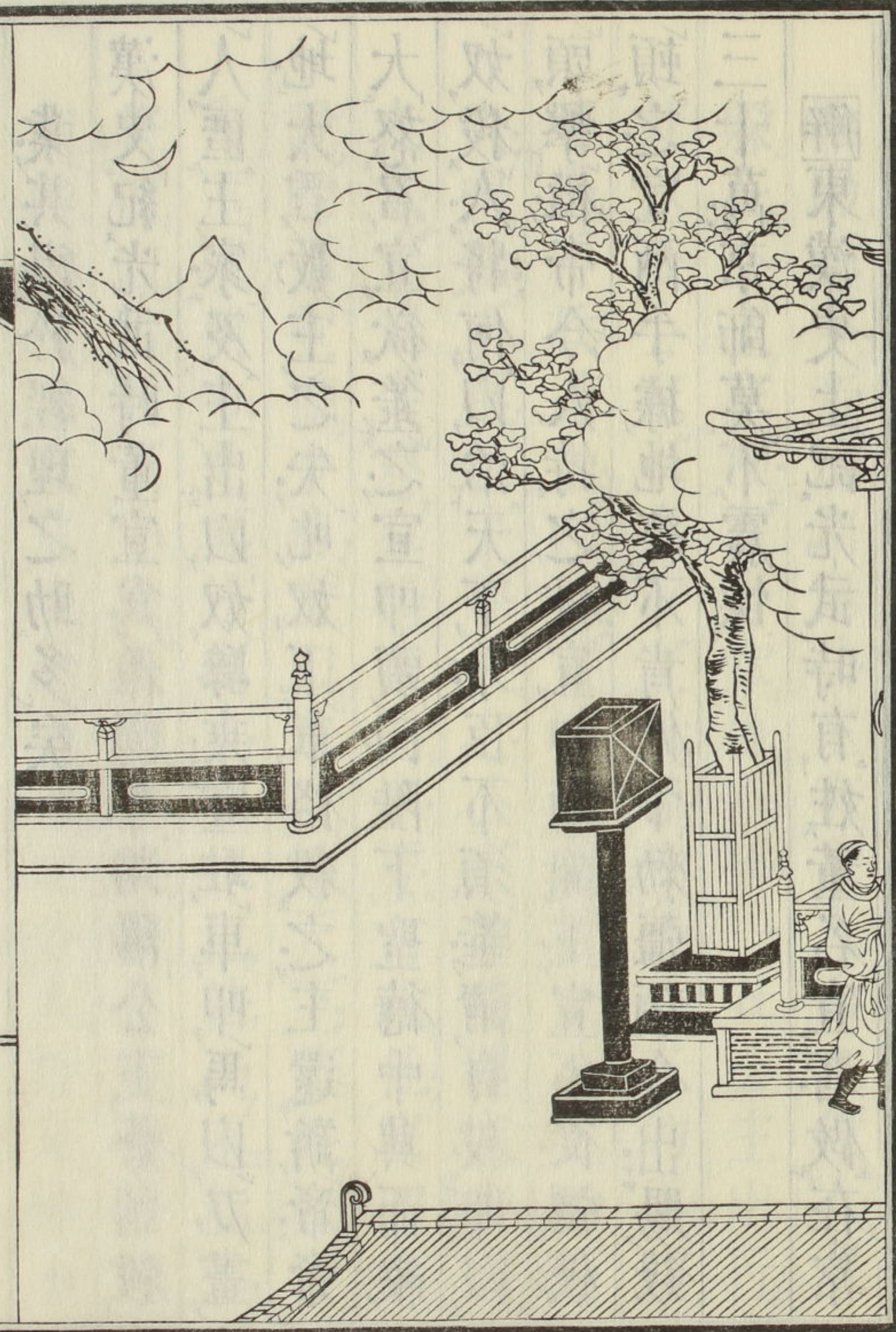


以示儆耳。光武是創業之主，素謹周身之防，故於鄧暉不惟不罪，且加賞焉。若如後世尋常之見，則中東門侯必以順意蒙賞，而鄧暉必以忤旨見罪矣。

漢史紀光武數引公卿郎將講經論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乘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養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

解東漢史上記光武皇帝退朝之後，常常引公卿及郎將之有經學者與之講論經書中的義

理。至於夜半方去歇息。皇太子見帝講論勞苦，恐過用了精神，乘空進諫說：「陛下勵精圖治，固有大禹成湯之明，而形神過勞，昧於黃帝老子養性之福，願頤養愛恤此身之精神，使常優游自寧，不可過於勞役。」光武說：「經書中義趣深長，我只見得這件事可樂，故常與群臣講論，不爲疲倦也。蓋治天下之道具於經書，而天下之可樂莫如務學。」光武雖以征伐中興，然非講明治道則雖有天下未易守也。惟光武有見於此，而急於講求，故能身致太平，而遺東漢二百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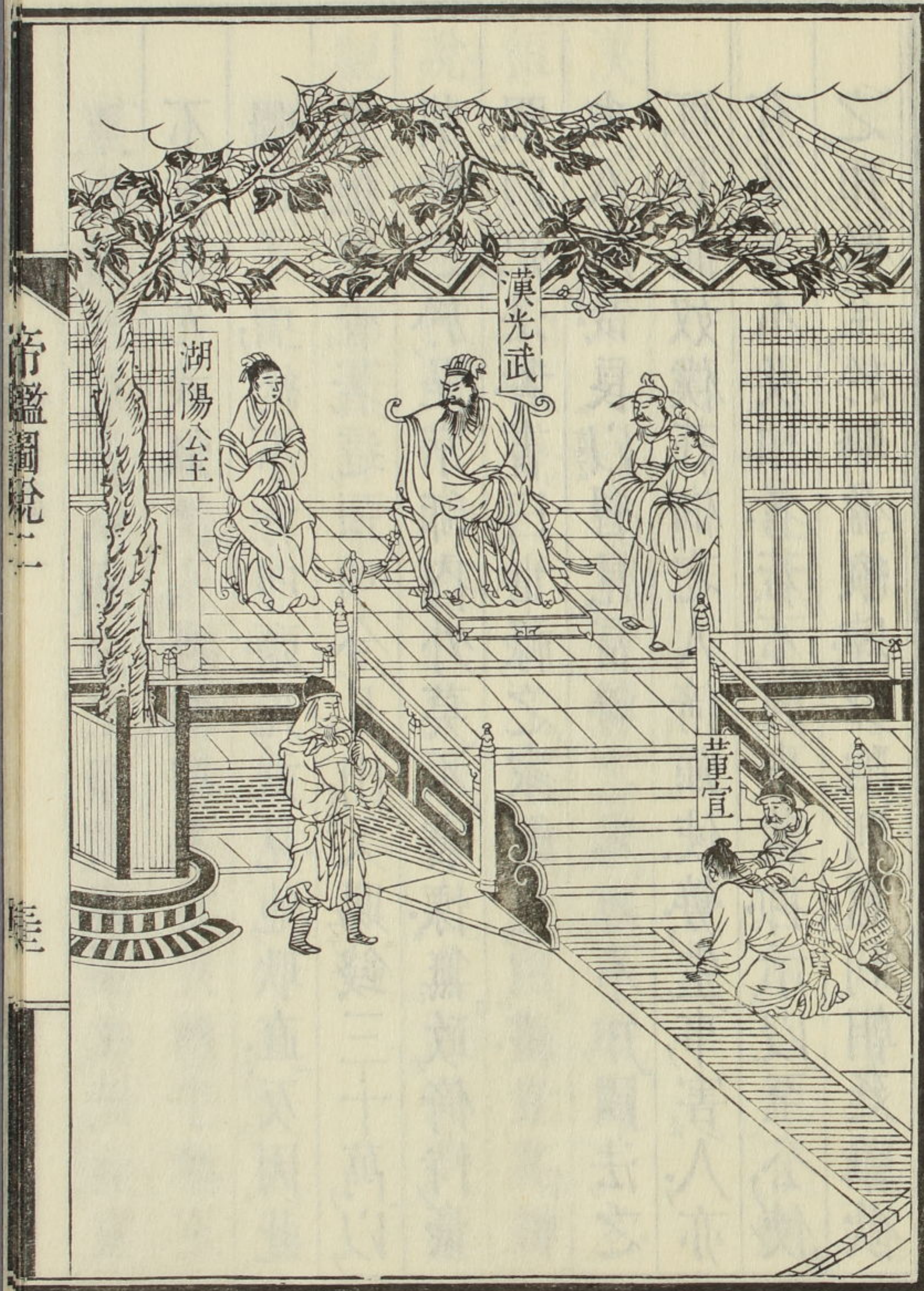


業其得於經理之助多矣

漢史紀光武時董宣爲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殺人匿主家及主出以奴驂乘宣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格殺之主還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笞之宣叩頭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笞請自殺卽以頭擊楹帝令人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帝勅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京師莫不震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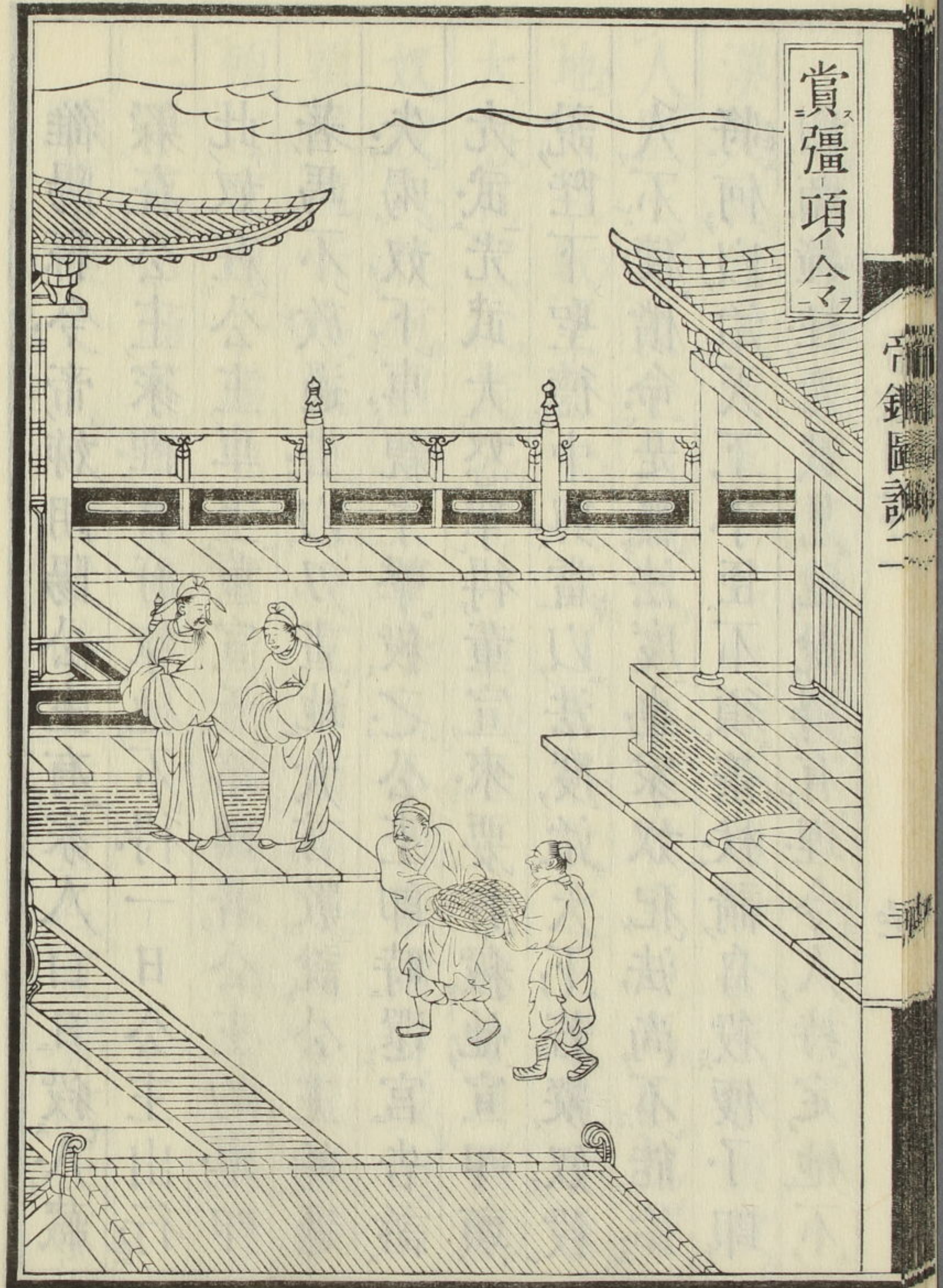
解東漢史上記光武時有姓董名宣者做在京

雒陽縣令帝姊湖陽公主有家人白日殺人藏躲在公主家裏官府挈他不得一日公主出行此奴在公主車上董宣于路攔著公主的車叩著馬不放過去以刀畫地大言數說公主的過失喝奴下車親手擊殺之公主卽時還宮告訴光武光武大怒挈得董宣來要打殺他宣叩頭說陛下聖德中興當以法度治天下若縱奴殺人不使償命是無法度也家奴犯法尚不能治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笞杖請自殺僂了卽以頭撞柱光武見他說得有理令人持定他不



帝鑑圖說

卷七



帝鑑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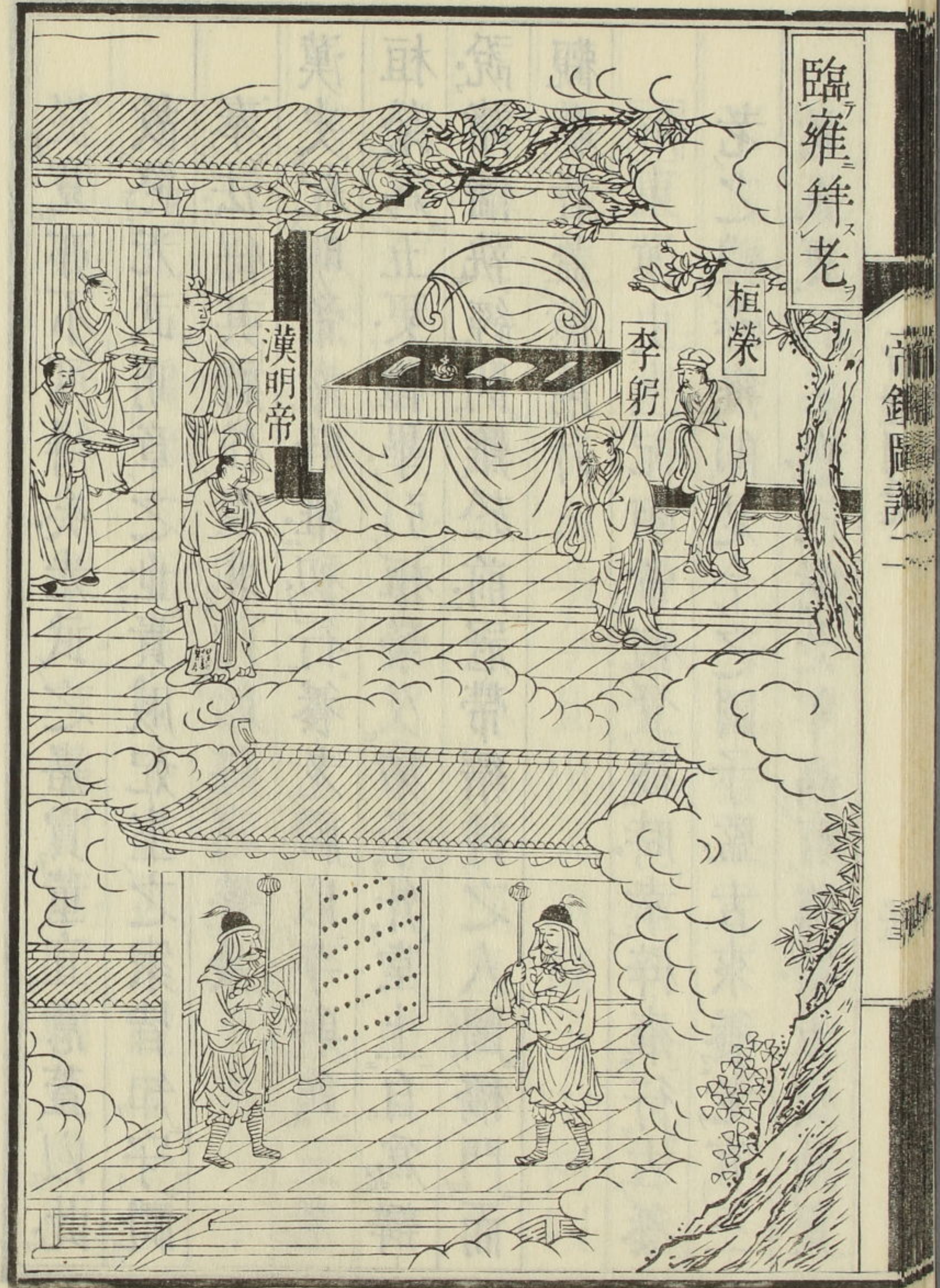
卷七

要他撞柱。只著他與公主叩頭謝罪。就饒他。宜不肯從。光武彊使人將頭按下。宜只兩手撐定。彊直了項。終不肯叩頭。光武見他耿直。反因此喜他。傳旨著這彊項令且出。又賜錢三十萬。以獎勵之。於是京師內外莫不震慄。無敢倚恃豪強以犯法者。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豈其性與人殊哉。良以習見富勢之爲尊。不知國法之可畏。而奴僕莊佃之人。倚強使勢。生事害人。亦有其主不及知者。若不因事裁抑。示以至公。使之知儆。至於驕盈縱肆。身陷刑憲。則朝廷雖欲

從寬。亦不可得矣。光武之嘉賞董宜。意蓋以此。故終光武明章之世。貴戚妃主之家。皆知守禮奉法。保其祿位。豈非以貽謀之善哉。

漢史紀明帝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辯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解東漢史上記明帝初登極時。幸辟雍行古養老之禮。辟雍卽是今之國子監。古來養老有三老五更的名色。三老是年高有德的。五更是更



歷世事的明帝舉行古禮以其賢臣李躬爲三老以其師傅桓榮爲五更行禮既畢乃引桓榮等及辟雍中的生徒弟子進入堂上親與他講解經義諸弟子亦手執經書向帝坐前問所疑難其時冠帶縉紳之人羅列在辟雍橋門外觀禮聽講者有億萬多人其崇尚教化而感動人心如此

漢史紀明帝時館陶公主爲子求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解東漢史上記明帝的姊館陶公主在明帝上乞恩要將他的兒子除授郎官明帝不許以公主的分上不好直拒乃賞賜他銅錢一千萬以見厚他的意思公主退後明帝向羣臣說天上有一箇郎位星可見這郎官之職上應列宿出去爲宰管著百里地方責任匪輕豈是容易做的必得其人方可授之若錯用了一箇不才的人叫那百姓每都受他的害豈我爲民父母之意哉今公主之子賢否未知我所以不肯容易許之也夫朝廷設官分職本以爲民不是可以做



愛惜郎官

漢明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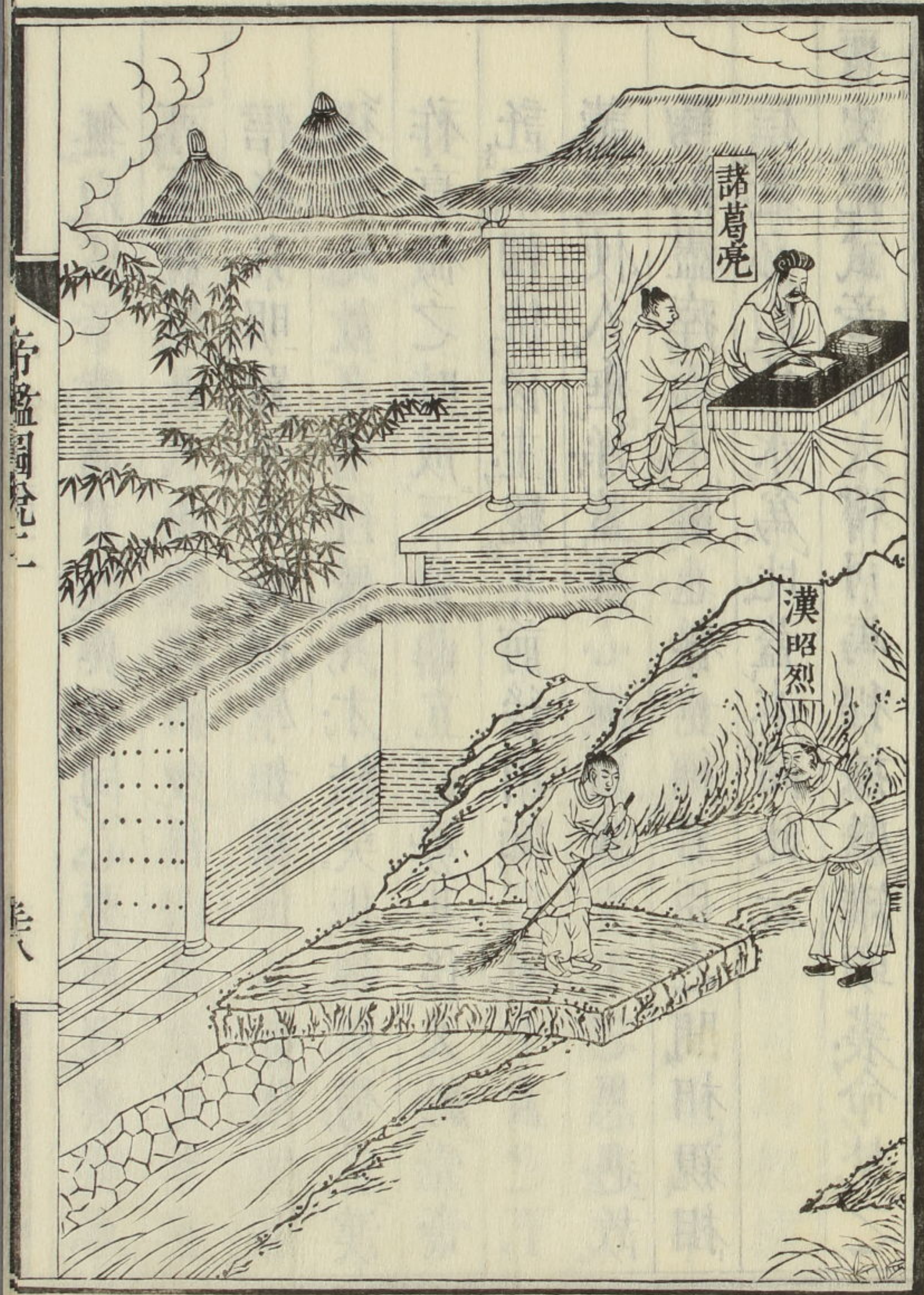
館陶公主

人情濫與人的明帝於館陶公主之子寧可以
千萬錢賜之以益其富不肯輕授一職以遺害
於民誠得聖王重官爵惜名器之意史稱當時
吏稱其官民安其業有由然哉

三國史紀諸葛亮隱於襄陽隆中有王霸大略劉
先主聞其名親駕顧之凡三往乃得見亮因說先
主以拒曹操取荊州據巴蜀之策先主深納其言
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
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

解三國史上記諸葛亮初隱居于襄陽之隆中

地方有興王定霸的才略不肯出仕人稱他爲
卧龍蜀先主劉備聞其名乃親自枉駕去見他
凡去三次纔得相見亮以道自重本不求仕進
見先主屈尊重道誠意懇切如此心懷感激遂
委質爲臣因說先主以拒曹操取荊州據巴蜀
的計策先主以這計策甚善深納其言與他相
處情好日益親密當時先主有兩箇結義的兄
弟叫做關羽張飛見先主一日與亮這等親密
心中不喜先主勸解說孤之有孔明孔明是亮的字如
魚之有水一般魚非水無以遂其生我非孔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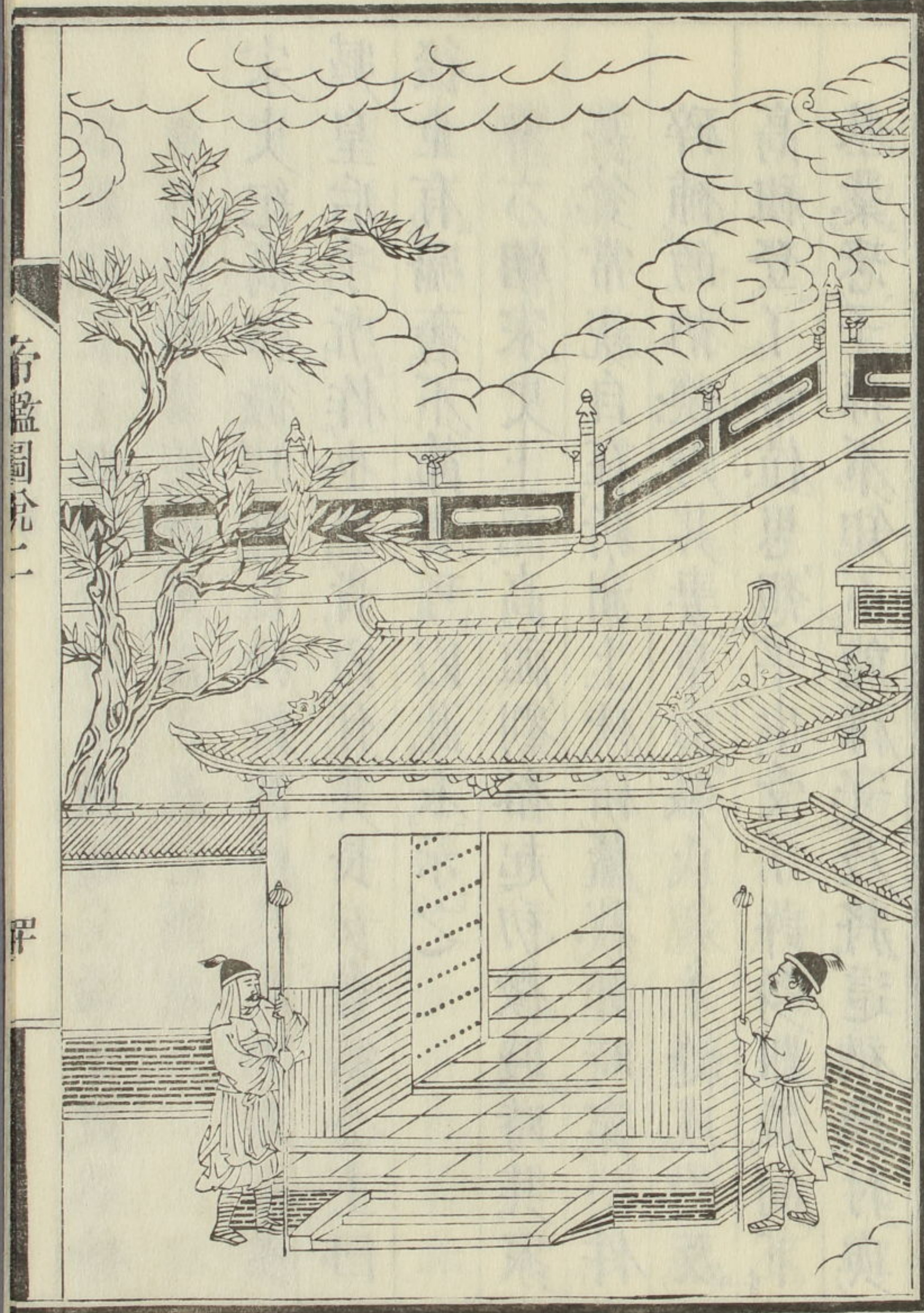
君臣魚水

無以成帝業諸君既與我同心要興復漢室不可不親厚此人也願諸君勿再以為言夫先主信任孔明雖平日極相厚如關張亦離間他不得如此故孔明得展其才結吳拒魏取蜀當漢祚衰微之時成三分鼎立之勢其後又於先帝託孤輔佐後主觀其前後出師二表千古之下讀之使人垂涕蓋其心誠感激先主之恩遇故鞠躬盡瘁而不辭也後世稱君臣之間相親相信者必以魚水為比蓋本諸此云

晉史紀武帝時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命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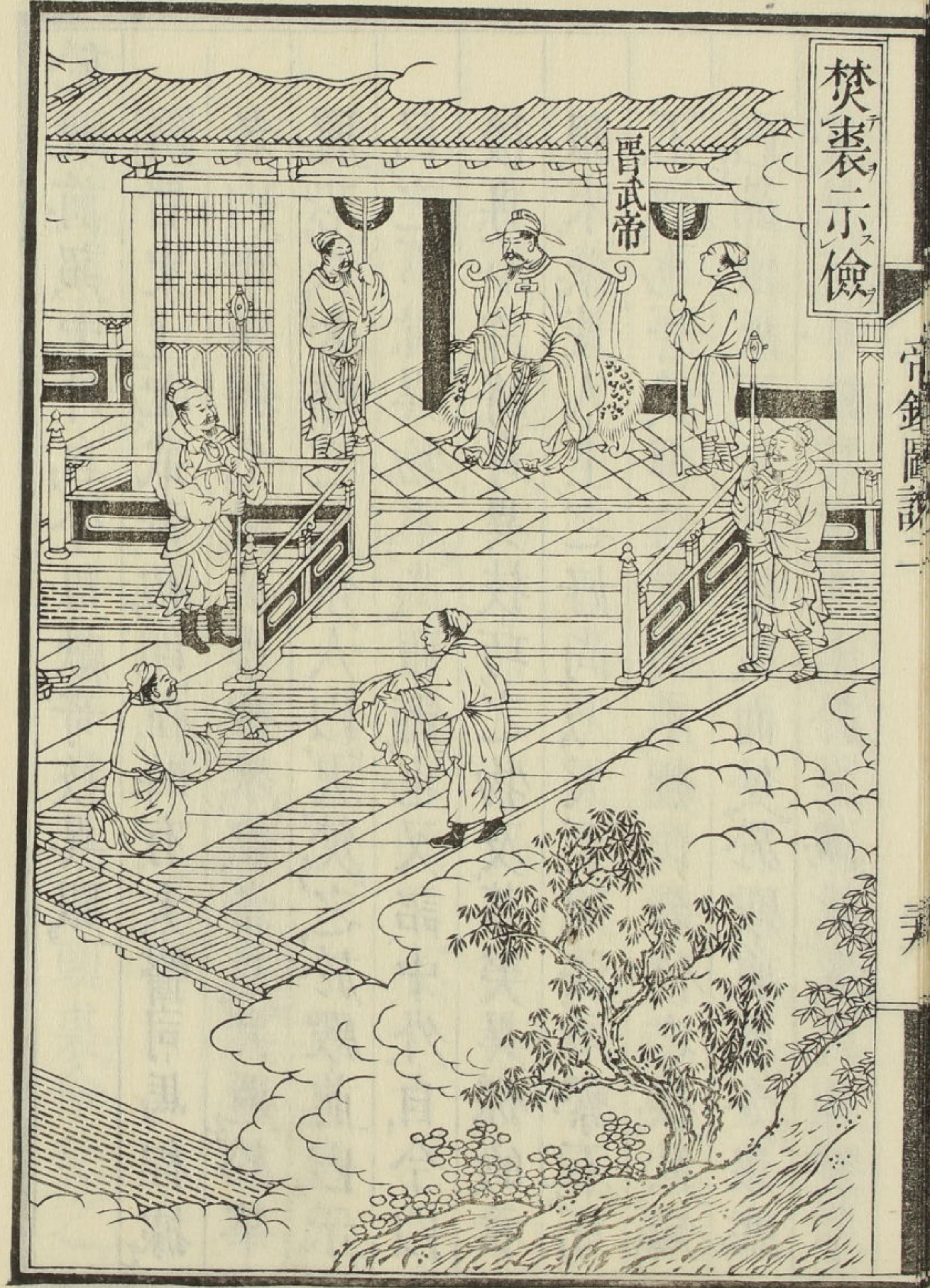
於殿前詔中外自今毋獻奇技異服

解晉史上記武帝初即位時有太醫司馬程據者以雉頭羽毛織成裘襖來獻帝見其過於華麗恐長奢靡之風命人以火焚之於殿前以示已之不貴異物不尚服飾也又詔中外自今以後再不許將奇異技巧之物及華美異樣的衣服來獻蓋人主之好尚乃天下觀法所繫不可不慎也晉武禪位之初承魏氏奢侈之後欲矯以節儉故不焚於他所而焚於殿前要令眾庶共見之耳然其意不出於至誠故未久即變孽



行盤圖卷二

甲



焚表不儉

晉武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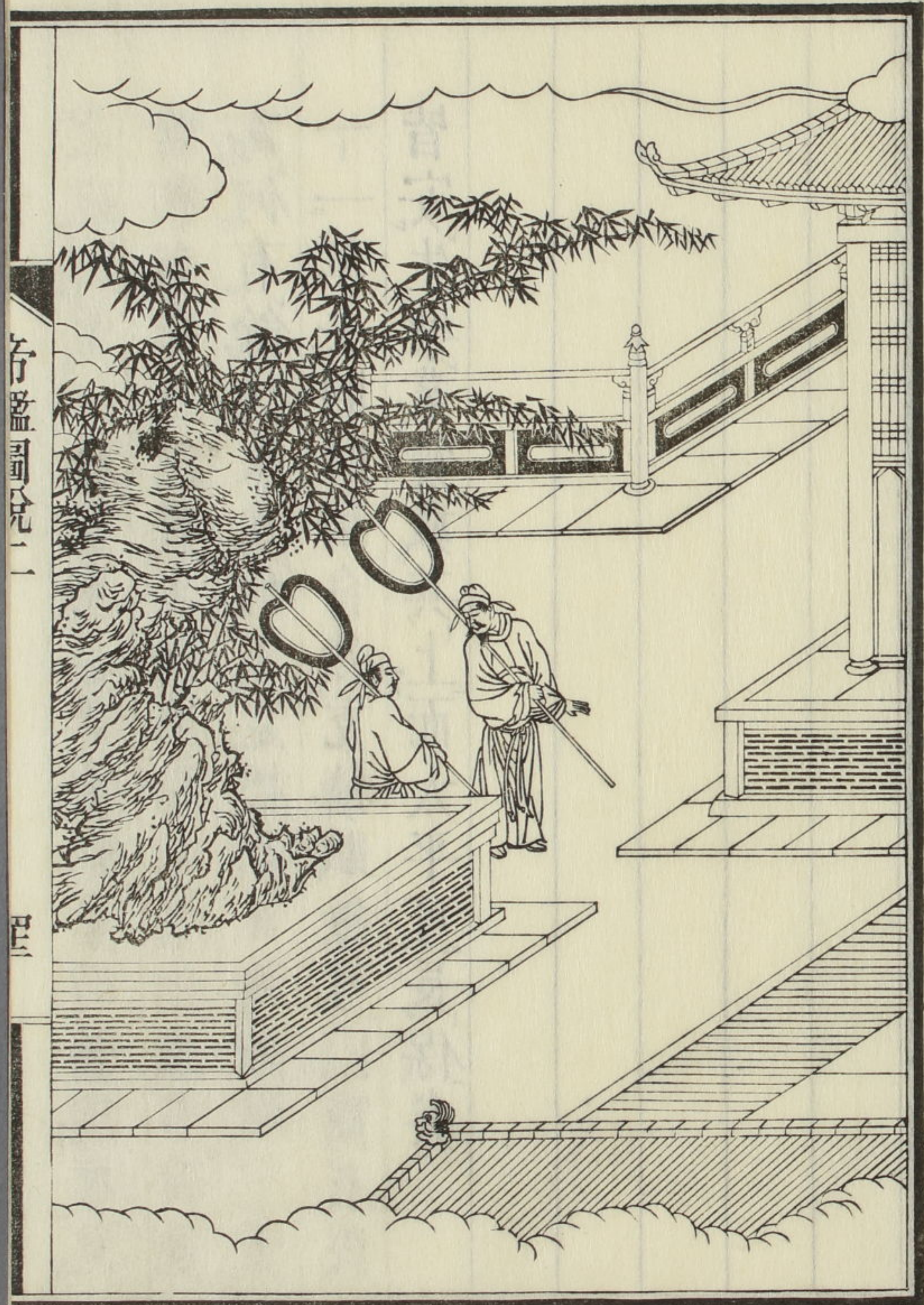
帝金圖說

三

后亂政五王僭侈而晉室南遷矣孟子說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正此之謂也
宋史紀高祖微時嘗自於新洲伐荻有衲布衫襖臧皇后手所作也既貴以付其長女會稽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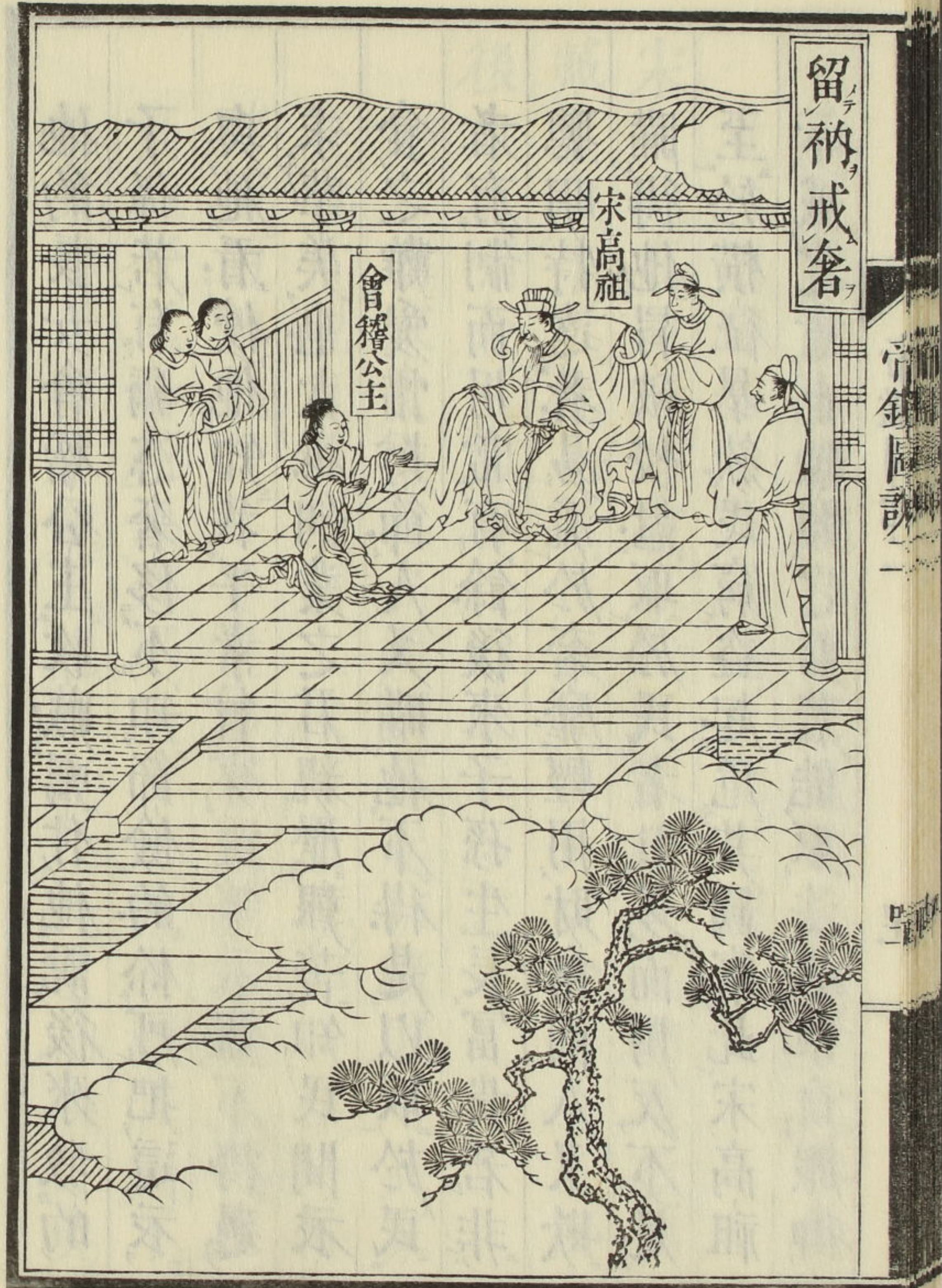
解六朝宋史上記高祖劉裕起初微賤時其家甚貧常親自在新洲上砍斫蘆荻那時穿一件碎補的衲襖乃其妻皇后臧氏親手縫成的及高祖登了帝位思想平生受了許多艱苦創下基業恐子孫不知不能保守乃將這衲襖付與

他的長女會稽公主收藏囑付他說後來我的子孫若有驕恣奢侈不知節儉的你可把這衣與他看使他知我平素曾穿這等衣服不得過求華美也大抵創業之君親歷艱苦知民間衣食之難愛惜樽節人又瞞他不得是以取於民者有制而用常有餘後來子孫生長富貴若非聰明特達者易流於奢靡輕用財帛而人又欺瞞得他冒破侵尅取於民者日多而用反不足至於橫征暴斂民窮盜起危其國家此宋高祖示戒之意也繼體之君若能取法祖宗自服御



竹園圖卷一

三



留衲戒奢

宋高祖

會稽公主

留衲戒奢

三

之近以至一應費用必考求創業時舊規要見
當初每年進出幾多後來每年進出幾多在前
爲何有餘後來爲何不足把那日漸加增之費
一一革去則財用自然充積賦歛可以簡省民
皆安生樂業愛戴其上而太平可長保矣

